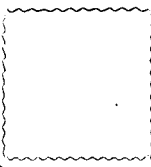


戰時初中國文

版
所
有
權



出版者 救亡出版部

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

經售處 救亡日報社

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

新知書店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十六號
廣州教育路名賢坊三號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目次

蔣委員長告國民書	(一)
中國在空襲下	(六)
向光榮的將來前進	(一六)
詩四首	(一八)
繳械	(一八)
反正	(一九)
女軍人	(二〇)
閻烈士	(二二)
人類進化的驛程	(二三)
回復十三年精神	(二八)
歸國吟	(三三)

長征	毛澤東(三三)
近作	郭沫若(三四)
滬西退兵後寄懷公展	田漢(三四)
韜奮電勸休息聞大場我軍於今午向南撤退消息	沈鈞儒(三五)
西綫	陳元咎(三六)
饑餓就是力量	郭沫若(三六)
月訪下大場戰線	田漢(四一)
姚子青	趙景深(四七)
南口迂迴綫上	秋江(四九)
孤島見聞	茅盾(六四)
一點感想	巴金(七〇)
平型關戰鬥的經驗	林彪(七四)
平型關	趙景深(八〇)

七亘村戰鬥的經驗	劉志賢(八二)
在火海中死鬥的孤軍	周剛鳴(八八)
八百英雄	趙景深(九四)
堅持抗戰與積極辦法	韜 奮(九八)
戰地雜詠	田 漢(一〇二)
抗戰的意力	許崇清(一〇七)
勝利的退却	章乃器(一〇八)
婦女在抗戰中的任務	史 良(一一〇)
我空軍炸敵目擊記	鄭振鐸(一一三)
大戰東林寺	胡蘭畦(一一八)
觀戰歌	陳柱尊(一二九)
血戰三日記	謝冰瑩(一三一)
入字橋	曹聚仁(一四〇)

詩詞

微聞

沈尹默(一四三)

十月十六日聞砲聲不能成寐

沈鈞儒(一四四)

廿三日夜歸

沈鈞儒(一四四)

八一三倭寇淋瀝後雜詩

張一麐(一四五)

卜算子

葉聖陶(一四五)

感慨過金陵

長江(一四六)

夥伴你該聞到這一陣腥風

王統照(一五五)

午後

何家槐(一六〇)

負傷之前

唐漢林(一六九)

閻海文

趙景深(一七五)

初入延安的印象

李初梨(一七七)

延安的公審法庭

孫陵(一八二)

蔣委員長告國民書

此次抗戰開始，迄今我前線將士，傷亡總數，已達三十萬以上，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更不可以數計，犧牲之重，實爲中國有史以來抵禦外侮之所罕觀。中正身爲統帥，使國家人民，蒙此鉅大犧牲，責任所在，無可旁貸，中心痛苦，實百倍于已死之將士與民衆。一息存尚，唯有捐糜頂踵，期以貫徹抗戰到底之主旨，求得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以報黨國，以慰同胞。敵人侵畧中國，本有兩途：一曰鯨吞，一曰蠶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繼此必益張凶燄，遂行其整個征服中國之野心，對於中國爲鯨吞，而非蠶食，已由事實證明，就中國本身論之，則所長不在鯨吞，而在蠶食，誠以鯨吞之禍，顯而易見，蠶食之禍，緩而難察，敵苟持慢性之蠶食政策以亡我，浸潤侵蝕於不知不覺之間，則難保不存因循苟且之心，懈其敵愾同仇之義，馴至被其次第宰割而後已。今則大禍當前，不容

反顧，故爲抗戰全局，策最後之勝敗，今日形勢，毋寧謂于我爲有利，且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之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制敵之死命，故我全國同胞，在今日形勢之下，不能徒顧慮一時之勝負，而當澈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茲爲我同胞約舉其要義如下：

一、此次抗戰，爲國民革命過程中必經之途徑，中國欲外求獨立，內求生存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縛，完成新國家之建設，終不能不經此艱難奮鬥之一役，故對日抗戰，乃三民主義與強權暴力帝國主義之戰爭，亦即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爭取獨立生存之戰爭，與通常國際間勢均力敵之國家，相互戰爭，大異其趣，故抗戰之始，非不知我之武器軍備，一切物質力量，遠不如人，而我之革命精神，終

不當以此爲之屈撓。稽之各國史例，凡革命建國之大業，本非旦夕所可期，所經之險阻愈多，則所獲之勝利亦愈大，惟賴我革命精神無所撓屈，再接再厲，愈挫愈奮，則障礙摧毀之日，卽最後勝利之時。敵人此次侵畧中國，其最大目的，固不僅欲佔我土地，屠我人民，滅我文化，而尤在消滅我三民主義，與革命之精神。使我革命精神一日不滅，卽我國家民族亦一日不亡，且今日所遭之挫折，尙未達到艱危之極度，若遂自甘退屈，則精神一弛，國隨以亡，奴隸牛馬之辱，有千百于今日戰爭之痛苦而不止者。全國同胞，須知任何國家，欲解除壓迫，完成革命，決非少量代價所可希冀，此日多忍痛一分，將來成功亦可多增一分，吾人爲國家民族與世世子孫計，犧牲過巨，無可避亦無可辭，所謂當澈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者此也。

二、既明革命過程中之中國，當以抗戰到底爲本務，則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轉變，唯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蓋抗戰雖不能必勝，而屈服卽自促滅

致

亡，困毋寧抗戰而敗，戰敗終有轉敗為勝之時，滅亡永無復興之望，國家獨立之人格一墮，敵人宰割之方法愈酷，萬劫不復，即永陷于沉淪。况戰爭成敗之關鍵，常繫于主動被動成分之多寡，此次抗戰，縣亘五月，敵方最初企圖，實欲不戰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敵者，始終為戰而不屈，不屈則敵之目的終不得達，敵愈深入，將愈陷於被動之地位，敵如必欲盡佔我四千萬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萬萬人民，所需兵力，當為幾何，誠使我全國同胞不屈不撓，前仆後繼，隨時隨地，皆能發動堅強之抵抗力，敵之武力，終有窮時，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所謂當堅決抱定抗戰必勝之信心者此也。

三・日本侵略中國，實為其侵略世界之開始，中國自抗戰之初，揭發二義，為民族生存獨立而戰，同時即為國際和平正義而戰，數月以來，雖國際之裁判，尚未充分發揮，而公理之是非，固已大白於天下，吾人對於此種偉大使命，既已毅然承當，則不問國際形勢前途如何，必當盡其在我，初不必遽形失望，尤不可

稍存依賴，但使世界正義不終悞亡，則吾人目的必有達到之一日，任重道遠，不容少懈，此尤全國同胞所宜深念者也，中正受命黨國，有進無退，當此存亡呼吸之際願與吾同胞共勉之。

中國在空襲下

宋美齡

此刻我正在靜待日本空襲者的來臨，同時執筆寫此文。警報已於十五分鐘前發出，我照例到外邊來觀察空襲，並細看我們的防禦設施。當敵機來到時，我將把我所看到的一一記錄下來。

自從日本在上海開始攻打我們以來，迄今已有兩月。在這兩個月內，我國人民所受的苦難是不可言喻的。外國的軍事專家都說，無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即使是今日的西班牙或在世界大戰時，他們都沒有看到過如此殘酷的，有計劃的空轟炸與砲轟，像日軍現在所施於我們的配備不全然而却很英勇的兵士們的。這些專家又說，他們不能理解，怎麼中國的血肉之軀竟能抵禦人類所不能忍受的事物。

世界大戰時，空軍的根據地離前線都有數百哩之遙。轟炸機在一天內也許可

以往返二次，如果對方沒有強有力的空軍加以阻撓的話。但在上海，現在我們並沒有飛機來抵制那些日機，牠們至多只要飛行五哩，就可以回到根據地去重裝炸彈。牠們自由自在地在我們的陣地上翱翔，丟下密集的炸彈來，只要不飛入我們所僅有的少數高射槍砲的射程以內就得了。也許你們覺得奇怪，怎麼我們還沒有空軍來抵制那以上海為根據地的四百多架日本飛機，（他們一共有三千多架。）你們該記着，中國的空軍年齡還不到五歲，而且其中有幾年是因對於此種新式的武器缺乏經驗而浪費了的。

因此當侵略臨頭時，我們還沒有充分的防空準備，不得不向美國等處定購大批用品，並且希望能儘速運到。我們早知道日本將給我們些什麼，但我們即使在最悲觀的時候，也萬萬想不到美國……

空襲

現在我可以看到那些日本轟炸機了——「三只——六只——九只，」小傑車喊

道，這孩子具有着極銳利的眼睛，所以我把他帶在身邊。

此刻是(十月十二日)下午兩點四十二分。天氣很明朗。天上有一堆堆的積雲。更在牠們以上，佈滿着整齊的卷積雲。三架日本的重轟炸機從那些積雲中間的一條青色裂縫中穿了出來，由北飛向南。後面還有三架。高射砲在打頭的三架周圍佈滿了一叢叢的黑煙。現在牠們對着後面的三架轟擊了。這邊又來了三架——所以一共是九架。在那些雲層上面，我可以聽到驅逐機的聲音。高射砲的爆炸聲從四面八方傳過來。在我的前面，離軍用飛機場不遠處，可以看到高射砲的閃光——那些轟炸機正向着這飛機場飛來。我們的驅逐機有幾架出現了。牠們本來都飛在雲上面。機關槍聲現在在我上面的高空中響着，那些飛行員正在雲端裏交戰。那九架轟炸機在城市上空不住地前進。牠們要擊中其目標，不能不保持着牠們的陣線。打頭的三架現在已飛到南面的城牆上了。

兩點四十六分——大股的火燄噴上來；一柱柱的濃煙與塵埃直向上升。牠們

已投了幾個炸彈。於是牠們分散了。我們的有幾架驅逐機正在追擊。在我北面，一場空中惡戰正在進行着，那是在兩點三十四分開始的。所有的轟炸機現在都沒入了雲中，看不見了，但有幾架日方的驅逐機依舊被我們的戰鬥機圍困着。

兩點五十分——西北方的空中在交戰。一架敵機很快地掠下來，有一架「鷹」式驅逐機緊跟在牠後面。敵機消失在紫金山背後了。那些戰鬥員正在雲端裏飛進飛出。打頭的三架轟炸機，已丟下了牠們所帶的炸彈，正在迅速地向東逃走，飛回上海附近的根據地去。其他的六架，被我們的驅逐機衝散了，正在南方的雲層內外盤旋着，企圖一擊其目標。

兩點五十一分——突然，在城市的西南方，有很大的幾股濃煙、火簇、與塵埃湧了起來。又有幾架轟炸機完成了牠們的使命。

兩點五十五分——北方空中依然有幾處在交戰，機關槍聲格格地響個不住，另外幾架轟炸機趁此時機，疾飛到南方去，把牠們的炸彈投在飛機場上。

兩點五十六分——又有幾個炸彈落在同一的地方。在稍爲偏西的高空中，空戰正在進行着。在城市上空，另一場空戰正在大家的眼前進行。一架中國的「鷹」正在追逐一架日本的單翼機。牠們盤旋迴翔，倏然迅速地掠下來，倏而又嗡嗡地急升上去。牠們的機關槍格格地響個不住。那敵機似乎打中了我們的人；不，他逃走了。牠們遠遠地彼此飛開，各自兜了一個圈子，隨即又迅速地彼此撲攏來。猛烈的高射炮火對那些正在逃走的轟炸機放射着。那只單翼的敵機似乎在半空停住了。牠已被擊中了。我們的「鷹」又疾飛回來攻擊牠。牠停止了一會兒，於是就頭朝下直落下來了；火簇沖了出來；這架將要毀滅的敵機向着本城南門附近的一個人烟稠密的區域落下去。橙黃色的火簇，拖着一條彗尾巴似的黑烟，劃破了天空。我們的「鷹」在上面盤旋着，看牠的敵人墮地而毀。

兩點五十八分——現在敵機彷彿碰着了本城的頂端，發出了一大陣黑烟與火簇來。接着發生了一陣黃烟——一所房子在燃燒了。我們的「鷹」又盤旋了一會

兒，才飛向北方去，因那邊的天空中又在響徹着戰鬥的聲音。在東北方與西北方的雲層內外，許多飛機正在交戰。這些空戰在三點零三分以後就在分別進行。

三點十分——我們的一架飛機大聲地咆哮了一聲，迅速地掠下來。從雲層後面，來了三架日機，都在追擊牠。有一架緊跟在牠後面，好像鉛錘似的直撲下來，但牠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三點十七分——現在已看不見一架飛機了。遠方的引擎聲僅隱約可聞。在日機墮地毀滅的地方，還能看到一股濃烟。

三點二十分——現在空中已寂然無聲。此次空襲，歷時約四十分鐘。我將照例去察勘損害並統計得失。我驅車往日機墮落的地方去。人們都在街道上，彷彿並沒有發生什麼異常的事故似的。做母親的和兒童們，雖會看見或聽到一只火光熊熊的怪獸在他們附近的空中咆哮着，墮落在附近的一所房子裏，因而發生了一大陣火燄，但似乎這跟他們並無什麼重大關係似的。救火員帶着皮帶和水桶在場

施救。火已經撲滅了。我穿過了幾道門戶，走到一堆出烟的、燒焦的木料附近；人家告訴我，日機的殘骸就在那裏。要檢出牠們來，是相當困難的。人家又告訴我在那燒焦的木料堆中可以看到一個日本人的毀傷得很厲害的頭，但我並沒有去看。我急於要知道，有沒有我的同胞遭難。大家都不知道。一個警察告訴我，他們必須把那些燬壞的木石移去後，才能知道這個。

回到家裏時，我才得知日機被擊落了三架，而在上午還有兩架也被擊落。這兩架是在中途被截住的，並沒有飛到南京。此次來本市空襲的，共有九架雙引擎重轟炸機（每架載飛行員六人）和六架驅逐機。我們的損失是兩架被迫降落——但有飛行員四人受傷，一人殞命。

美 國 的 態 度

當我被空襲打斷時，我正在寫着：我們即使在最悲觀的時候，也萬萬想不到美國會禁止軍用品輸華，並拒絕簽發來華的美國教練員的護照的。因為我們乃是

一場不宜而戰的戰爭——一種橫暴的、不正當的、無理的侵略中的自衛戰。我們的生命正在被扼死——我們的海岸被封鎖了；我們的鐵路全線被轟炸着；而最壞的是那些日本轟炸機正在經常地執行的大批屠殺我們們毫無防禦的民衆。家屋被轟燬了，幾千幾百民衆一下子被炸死了，還有幾百人同時受傷。破壞鐵路，用機關槍掃射公路和沙船，因而工商業趨於停頓：這些都在使那些毅然決然不怕轟炸的人們漸歸於毀滅。

雖然這種種恐怖威脅着文明的根基，雖然對於國際條約和國際法典的橫暴蔑視威脅着人類安全的基礎，然而我們却發見美國的行動正在阻止我們獲得我們自衛的工具，因而無異在幫助我們的敵人實現其打得我們屈膝的恫嚇。……

幸而，日人堆積在西方各國爲中國求公道的種種努力上的傲慢，以及日人在各方面的繼續不斷的無人道行動，使美國的官吏們不能再對正在發生的事變閉着眼睛，而使羅斯福總統發表了一番實在有力的表示美國具解的演說。這雖然來得

遲了一點，但還是受歡迎的，因為可以證明我們的信心是不错的：美國決不會做預謀滅亡中國者的同夥。

美國國務院繼之而發的宣言，又把那些釘子向日本的棺材裏釘得（我們希望）更深入一點；同時我們的信心也得到了鼓勵：我們的主張（Cause）將受着深刻的考慮，而使敵人尊重條約，及早從我們的國土上撤退。敵人對於美國的新態度在表面上雖加以藐視，但在日本的高級人員中間却一定已引起了憂懼。

在 日 本

如果日本的人民知道了正在中國進行着的事，我深信那些軍國主義者一定將不能繼續作戰——更不必說他們所作的那些殘酷之事了。他們正在從容地破壞日本的最大市場，所以他們絕對不讓日本的人民知道一點這種消息。一切的報紙，與一切的無線電都經過審查。人民所得到的報告，只是中國侮辱了他們的國家，會向她挑戰，並且危害僑居中國的日人的生命。

在最初，那些軍國主義者曾允許他們的國民，他們在中國的行動在一二星期內就可以結束的。而日本將由軍國主義的計劃獲得豐盛的收穫。現在他們怎樣解釋正在進行着的事，是難以知道的。關於他們在上海方面的失敗，他們說得很少，但關於他們的機械化部隊在北方對付各省軍隊的力量，却描寫得淋漓盡緻。但從日本自身，在這些軍國主義者歸其本位以前，是希冀不到什麼公道的。

十月十二日于南京。

（「文摘戰時旬刊」第九號）

向光榮的將來前進！

宋美齡

我們必須養成軍人的精神，並當以各種努力改變人民對待爲國家民族而戰鬥的兵士的態度。當中國苦於內戰時，人民對待兵士的態度自然無法積極；但是在內戰過去了，用兵的目的是保衛國家的獨立時，人民對待兵士的態度自然也當改變的。

「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我們願受這種訓誡的毒害，現在我們必須澈底清除它。這時候，我們國家正受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我們必須給人民以軍事教育。祇有在人民起來保衛國家時，中國才能得救。保衛國家是一樁非常重大的技術，我們現在必須學習它。我們必須使用機槍，組織防空，以及其它軍事技術。軍人的道德，如自我犧牲的精神是應當崇尚；愛國心也應當獎勵。

中國有世界最古遠的歷史。當歐洲尚在野蠻時期，中國就已經有了高度的文

化。在我們悠長的歷史中。我們刻苦耐勞的祖先曾受多次外患的擾亂，但是我們仍然生存着。中華民族的偉大毅力征服過無比困難的環境和情形。我們的祖先，以刻苦堅忍的精神，從寒帶到熱帶，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奮鬥。我們不僅維持着生存，而且還繁衍了，昌盛了。因此用不着絲毫懷疑我們是能克服當前的危機，抵抗一切外患，以及完成總理的遺教的。爲要達到這個目的，現在我們必須一致團結以謀失地之光復，及從歐洲，美國，尤其是蘇聯，學習牠們在工業上的成功，確信地讓我們向光榮的將來前進！

詩 四 首

繳 械

繳槍英租界，
 自言不願戰，
 問其何所思？
 我等皆良民，
 無故做匪盜，
 日人有如此，
 我們爲生存，
 敬告我同胞，
 只要持久戰，

日兵九百多，
 甘心認罪過。
 答曰「反侵略。
 和平最足樂，
 軍閥太殘惡」！
 是非可大白；
 非抗不能活。
 急起莫蹉跎；
 勝利屬我國。

二六、八、二十二。

馮玉祥

反 正

冀東張都反正了，

反正了！

中國魂復活了！

至少要殺日本軍官二百，

更要佔領一個地方，

中國的同胞，

熱河義士發動早，

日本軍閥手慌腳亂，

「重大的打擊怎麼好？

我們的回答是：

把主權還我們算了！

察北李師反正了，

反正了！

反正的軍隊拿什麼担保？

而後方可向回跑；

舉起義旗大號召。

中國的同胞，

東省英雄亦向敵人發了砲。

瞳目結舌相言道：

重大的打擊怎麼好？」

「把失地還我們算了！

否則定把你們打回三島！

否則定把你們打回三島！

二六，九，一〇。

女軍人

四萬五千萬，
深夜乘汽車，
戎裝頗威武，
寶店亦有女哨兵，
打死一個傷兩個，
無論南方與北方，
男女應平等，
吳縣到嘉興，
大刀持手中，
年紀不過十餘齡，

當此抗戰時，
途中多橋樑，
氣概不平常，
見敵行將進村莊，
全國女界皆如此，
弟兄姊妹手拉手，
責任本相同。
看守半女兵。
態度至鎮靜。
發槍射擊不容情，

勇武堪稱女英雄。

無論女子或男丁，

閩烈士海文

八月十七日，

我機共三架，

敵軍司令部，

敵發高射砲，

一架被損壞，

戰士團海文，

不幸陷落敵陣內。

閩氏從容出手鎗，

國家那得不強盛？

都爲民族生存拚性命。

九月七日

滬戰正緊急，

飛去作空襲。

投彈如雨集，

倉皇亂射擊。

越飛越見低，

用傘跳落地。

當即爲敵所包圍，

以一當百不稍退，

連斃敵兵十餘人，
最後還餘一粒彈，
反鎗自擊太陽穴，
壯烈犧牲真勇士！
日本報紙大宣揚，
寄語敵人須知曉，
我軍個個皆閩氏，
中華民族已怒吼，

殺得倭寇心膽碎，
自揣不能脫此危，
爲國殉難死如歸。
不屈不撓大無畏！
敵人無不致敬佩，
致敬不如早改悔，
死一猶有萬萬輩，
誓爲正義爭光輝。

九月七日

人類進化的驛程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今天是我們中華民族積極前進的象徵。

我們已經畫到了二十六個雙十。

我們的積極前進只有永遠地加增。

我們只要積極奮勉，永遠前進，

我們的國族決不會受異族的憑陵。

今年的今日我們正發動着神聖的抗敵戰爭，

明年或後年的今日必已把倭寇蕩平。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這約束，我可以用血液和生命來保證。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從今天起我們要加緊檢閱自己的行徑。

我們全國上下是否真正地一德一心？

在下的是否有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熱誠。

在上的是否大公無私不怕我們老百姓？

我們的軍事是否已經部署得嚴整公平，

我們的政治是否已經和軍事行動扣緊，

這是爲我們全民族爭生存亡的事情，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精誠團結的神聖誓約要虔誠地凜遵。

×

×

×

×

×

×

×

×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漢奸遍地使我們前敵將士寒心。

但這樣漢奸之多正是一個教訓，

是說制裁漢奸的民主機構掃蕩無存，

工農生活的最低保障化爲了泡影。

聰明的資產家們也委實過於聰明，

乘着抗戰的開始便窖藏資本，

成千成萬的失業者無人過問。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我們誠懇地希望着大開民衆解放之門。

× × × ×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眼淚已經蒙住了我自己的眼睛)。

我們固須得少樹仇敵，多求友人，

然而友人之中也自有親疏的階等。

五萬個口惠而實不至的泛交，

抵不過一個同生死共患難的知心。

這樣金石之交我們是否已經締訂？

我們不好太愛脂粉，只想做八面美人。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我們的國交應該有獨立自主的精神

× × × × ×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今天是我们中華民族積極前進的象徵，

我們要把一切猜疑，欺詐，萎靡，逡巡，
怕死，愛錢的惡德，私心，進同付諸火燼。
人生七十古來稀，但國族是有永遠的生命，
億萬斯年，我們要求永遠畫着十字進行。
我們要保衛祖國並保衛世界的和平，
我們要光明磊落地站在文化的前頭導引。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我們要使這個紀念成爲人類進化的驛程。

(十月五日)

回復十三年精神

何香凝

抗戰打到現在，固然我們在抗戰當中增強了民族的團結，但是大家也眼見得確實是失去了許多地方。這個原因，就是民衆還沒有組織起來，還沒有動員起來，民衆還沒有發揮很大的力量。軍隊的數量，是有限的。每打一次仗，就受到一次的消耗。這數目如何彌補起來？就要靠民衆起來供給人力，要民衆供給得多，同時要政府保障一分力量都不要浪費。這個道理，就是要使中華民國每一個國民，都認定到前線去打仗是最光榮的事，保護祖國是大家的天職，不特要每個國民自己有這個決心，並且政府要保障每個國民有充分的自由和機會，將他自己的決心，宣傳給他的親戚朋友。

這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大的責任。這個工作的責任，誰應該負責？國民黨要負很大的責任，尤其是執政的國民黨員，更要負更天的責任。希望同志們在

每星期一做紀念週的時候，特別在念總理遺囑的時候，尤其在念到「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這一句的時候，自己好好反省一下，好好警惕一下，好好準備一下，究竟自己是怎樣的執行這一句話或者簡直有沒有執行這一句話，不要嘴巴這樣唸，肚皮裡却又那樣想。國家已到這樣田地了，我希望我所愛護的國民黨的黨員，應該能夠無負於遺囑中的那兩句話，應該能夠對得起前線上犧牲殉難的幾十萬武裝同志。

現在自然也有許多同志，在熱心做民衆工作，自然有許多是起了積極作用；但在事實上也有許多同志，却只在起消極作用。自己在喚起民衆中做得既不多，却又偏喜歡去限制愛國救亡青年的活動。這理由，是怕民衆起來，怕民衆起來了之後中國國民黨會「不得了。」這只是表示自己的小氣，表示自己的無能，這種精神，是和總理大公無私光明正大的革命精神相違背的。只要我們國民黨能夠抗戰到底，能夠動員民衆，能夠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遺訓，就誰都不敢來動搖國民

黨。我們又怕什麼呢？

所以我主張，我們國民黨員，應該要復「古」。老的同志，應該回復同盟會時代的革命精神，將口是心非的惡習，留戀洋房產業的墮落氣象一筆勾消，還我不怕死愛民救國的本來面目；武裝同志，應該回復民十三年武力與人民結合的革命精神，將喜歡拿指揮刀，畏懼民衆的惡習一筆勾消，還我愛護民衆動員民衆一切依靠民衆的本來面目；現在做民運黨務的同志，應該回復十三年改組時代的革命精神，將剽竊德國意大利非驢非馬的莫名其妙理論一筆勾消，還我總理手訂的三大政策本來面目。將歷年來傳染的繁華官僚習氣取消乾淨，不要埋怨別人，不要看見別人做工作便總不放心，這樣國民黨就可以真正完成喚起民衆的大使命，就可以重新鞏固在國民中革命軍固可愛革命黨亦可愛的愛護心理。做到這一層，那麼國民黨就抵不過來，翻不過去了。

因此我主張復古，可是根據十三年改組時代精神的復「古」。只要能够實現這

樣的復「古」精神，中華民族是充滿着光明前途的，中國國民黨也是充滿着光明前途的。

在這裡，我記起了廖先生^{5, 21}死後，當時卽汪精衛先生說過的話：

「要生存於不平等條約之下，以助成帝國主義之永保勢力於世界的，便向右去，不必再用什麼共產反共產的口號。因爲，如果要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不是將反共產三字便可作爲護符。」這是很實在的。國民黨要回復十三年改組時代的精神，在今日就要澈底勾消這樣的護符，要澈底聯合各黨各派去實現抗戰最後勝利，就應該用這樣的精神實現與各黨各派的精誠合作，不要猜忌，不要只圖消極的限制，自己首先要回復自己的革命精神。應該澈底拋棄自己的地盤主義，應該看清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路，應該看明白倘若日本帝國主義「來了」之後，那麼一切都沒有了，何有於這樣的地盤？

今天，我所愛護的國民黨，已擔負起了抗戰的神聖責任了，幾千幾萬的同志

，正在前線犧牲着。可是爲着爭取最後勝利，單憑這一點還是不夠的。後方同志們的這樣的十三年時代的革命精神，是否有滿意的回復呢？我非常樂觀的，便是看見民衆運動都在起來了，寬大的政策，也已開始實現。可是很多同志自己，還沒有這樣足夠的決心。這是很危險的，看見不大好，我便出來說這話，並非來得罪某些同志。何況真正的革命者，又是不怕人得罪的呢？

對共產黨的朋友，我也有幾句希望的話。便是希望共產黨的朋友，應該看到國民黨已經在抗戰了，就應該更積極的來幫助國民黨，一同努力來做喚起民衆的工作，不要再分彼此，不要再記恩仇，不要看見個別人員的小氣現象便對整個局面灰心，要誠心誠意地來幫助國民黨恢復革命精神，要大家來精誠的鞏固兩黨之合作。我自己始終是十三年改組精神的擁護者，我堅決地相信，只有我們決心維持這合作下去，中華民族的前途是光輝燦爛的。（廿七年一月廿四日「救亡日報」）

詩

歸國吟

又當投筆請纓時，
去國十年餘血淚，
願將殘骨埋諸夏，
四萬萬人多踣厲，

近作

雷霆轟炸後，
夜艸搖風綠，
江山無限好，
國運昇恆隱，

別婦拋雛斷藕絲。
登舟三宿見旌旂。
哭吐精誠賦此詩。
同心同德一戎衣。

睡張憲謙冲。
擲花映日紅。
戎馬萬夫雄。
清明在此躬。

郭沫若

郭沫若

長 征

毛澤東

紅軍不畏遠征難，

萬水千山只等閒。

五嶺參差騰細浪，

烏梁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懸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軍過後盡開顏。

滬西退兵後寄懷公展

田 漢

與公展兄相識在十數年前商報時，昨來滬上聚飲錦江，燈光下見公展兩鬢如霜和我一樣，感慨係之，上海血戰目前進入新階段，南市孤軍正在鐵火中作壯烈之戰鬥，但凡能迅速確實動員民衆，各方力量又皆能精誠團結，則偉大之勝利仍屬我等，賢明如公展兄必能苦心孤詣主持於其間也，礮聲如沸，寫此爲贈：

憂時華髮各盈頭，
莫謂春中成絕島，

錯節盤根四十秋，
更因風雨結同舟！

(十一月十二日「救亡日報」)

輶奮電勸休息並聞大場我軍有於今午向南撤退消息

沈鈞儒

孫女思母泣難已，
好友丁甯囑早睡，
前線支撐拚血肉，
痛心十萬犧牲者，

我亦傍徨失所依。
一時羣感繞床飛。
吾儕安穩飽魚蝦。
俯仰深慚尙有家。

(十月二十八日「救亡日報」)

西 綫

陳天咎

侵略先鋒負板垣，
關東一蹶三千騎，
獻誠陳俘寒敵胆，
元戎山戰摧強寇，

全軍皆墨覆渾源。
塞北連營八百屯。
饒歌鼓吹奏還轅。
萬點鴉飛落日喧。

其 二

大軍西線捷平型，
一夕銜枚三百里，
梯山跋嶺勝猿猱，
酣戰勁於風掃葉，

再越靈邱捷廣靈。
詰朝殲寇五千零。
斬蔓除根斲豕苓。
白登山麓晝冥冥。

陳天咎

(十一月三日「救亡日報」)

飢餓就是力量

· 郭沫若

我們和敵人的抗戰已經快要半年了，天津，北平，上海，南京，杭州，濟南，均相繼淪陷，在一般淺見的人看來，會以為我們是失敗了，但其實這正是應有的過程，我們是早已覺悟着的。敵人的軍事準備比我們周到得多，敵人之想兼併我們，處心積慮地已經經營了幾十年，而我們對於敵人的防衛準備是僅僅只有幾年工夫的。我們以幾年工夫的火迫的準備來和在新式國家的建立上已經成了功的敵人抗戰，在短期間之內要想克服它，要想保持得自己的祖國金甌無缺，那在事理上是不可能的。我們唯一的戰畧只是在消耗敵人，只是在使戰期延長，戰線延長，誘敵深入，使敵人終至於走到自行潰滅的一步。

敵人是外強中乾的，在支持其為近代國家的必要條件——物質的資源上，異常的缺乏。幾十年來是我們把資料供給了它，並以多量的消費促進了它的生產，

因此，它的工商業便勃興了起來，以葛爾島那便一躍而成爲了世界的強國。這原因，我們如明瞭了，我們便絲毫也沒有悲觀的必要。有利於敵人的是對於我們的和平榨取，有害於敵人的是對於我們的武力侵畧。蠢悍的敵人却採取了後一條路，它的收獲只是在愈見促進我們的覺醒，而斫斷自己的命脈。

歐洲大戰的結果很明顯地昭示我們，德意志帝國在當時並不是不強項，在戰事上也屢屢得到勝利，然而帝德結果是自行潰滅了。俄羅斯帝國在當時是世界八大強國之一，而長期戰爭的結果，帝俄也自行潰滅了。這使帝俄帝德潰滅了的是什麼，就是飢餓。飢餓驅迫了帝俄，帝俄的人民向他們本國的統制者反抗，結果是饑餓的力量克服了武力，饑餓產生了革命。日本的末路是明白地擺在那兒的。戰期延長，戰線擴大，必然使它的產業產生恐慌，早遲便有第二種的力量產生出來，和它現時的唯一的軍部力量相頡頏，而馴致社會的質變。

是的，飢餓就是力量。這力量在敵人是促進它的潰滅，而在我們是促進我們

的復興。我們受敵人的壓迫愈甚，所失掉的土地愈多，為飢餓所迫的難民愈衆，我們對於敵人的敵愾便愈見加強，而抗戰的力量便愈見增大。我們是在和敵人爭生死亡，而敵人的生命的確確是操縱在我們的手裏的。我們以前讓它生，所以它強項到了現在，我們今後要叫它死，它在不久的將來一定要死在世界的面前。

抗戰半年來的結果，我們是誘敵深入了，消耗了它的不可計數的兵力，火力，財力，敵人的內部已經在發生着動搖，四處都在醞釀着反戰運動。敵人的軍部正用盡它的全力來加以鎮壓，連它們的內務大臣都由現役的海軍大將末次來充任了。這位末次是海軍裏面的法西派的領袖，據說，他不久還要驅逐日本的現任首相，取其地位而代之。日本的憲令是標榜着「軍人不干政」的，然而它的現役軍人，就像把國際公法毀滅了的一樣，把他們本國的憲令也一概毀滅了。繼之而起的應當是已在醞釀中的議會制度的廢止，政黨的解散，金融機構的總崩潰，日本帝國主義的滅亡。這些劇景，大約就在這一九三八年之內便可以次第演出的。

抗戰半年的結果，我們自己的內部愈見團結了，我們抗戰到底的決心愈見堅固，國際的同情也翕然集中於我們，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已在太平洋上醞釀。我們是絲毫也沒有悲觀的必要的。我們只應該加緊團結我們的內部，組織我們的民衆，使民衆與軍隊緊密地打成一片，肅清漢奸，徹底擁護我們的蔣委員長領導着全民，爭取最後的勝利。

廿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晨。

(廿七年一月一日「救亡日報」粵版復刊號)

月夜訪大場戰你

田漢

因爲大場之線一時頗爲吃緊，爲着理解前方實際情形，我們在參加了一個戰時風景線之一的結婚宴之後，上了友人××君豫備好的車。到前線去觀察是朋友們共同的要求。因此想去的當時有八人之多，但車子實在無法容納，結果去的是謝冰瑩，熊嶽蘭，胡萍三女士，劉保羅，蔣先啓，范長江諸先生和我。（冰瑩在前線服務，以患喉疾暫時到後方休養）。

送亞子先生歸寓後車子出了租界就直開戰地。沿途從美麗的近代住宅到農民的竹籬茅舍，多被敵機轟炸得樑摧棟折，瓦礫成堆。××路一帶在若干年前也會備友人們驅車納涼繞過這兒，現在夾路楊柳在戰火中也憔悴得可憐了。過某地後的公路的一段也被破壞了，車子得繞小路，我們都被簸起一兩尺高。感謝「名車夫」阿福先生的神技，我們沒有演覆車之禍。至某地戰壘相環，皎潔月色中隱約

見我守土戰士銀色的鎗尖，和嚴毅的臉色。遙望東方天空火柱高數十丈，紅碧相映。當是我民房中敵彈燃燒。路上有許多運輸兵，匆匆走過。有的沒有戴帽子，天寒露重，弟兄們的辛苦可想。車子在進行中已可聞更清晰的砲聲，先啓告訴我們回頭車子得經過一段公路，適在敵人彈火距離以內。這使我們緊張但也使我們高興，胡萍女士高唱起「義勇軍進行曲」起來。

「……我們萬衆一心，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同車的人也熱烈地應和起來，我們雄壯的歌聲衝破了這嚴冷的沉寂。進行着的增援的弟兄們不免掉轉頭來注意我們。當日替電通公司寫「風雲兒女」的劇本，丟下了半支「義勇軍進行曲」連「鐵蹄下的歌女」也來不及自己作（後來是許幸之兄代作的）就入獄了，在金陵獄中讀友人送來電通畫報纔知「風雲兒女」已開映，但覺沒有想到那支破碎的歌到今日已爲全國抗戰學生青年和士兵同胞傳唱，成爲

一種「具體的力」。這雖主要的在於聶耳先生優秀的作曲，自己也覺得對於鼓動抗戰做了一點小小工作，頗爲安慰。水瑩告訴我們，前線士兵極歡喜救亡歌曲，他們每學會了一支歌就非常高興，希望我們有人到前線去教他們。特別是在他們退下來休息的時候，一支雄壯的歌可以恢復他們的疲勞，鼓起他們再戰的勇氣。

和我們同鄉××長握見的時候，前線的砲火正是非常緊密。地面是那樣震動着，簷灰是那樣落着，但在黃昏的燭影中我們這青年將軍却真是孫武子說的「其靜如林，不動如山」。我們大場的情勢如何，他微笑着對我們說：

——你聽，今晚我們全線反攻了。

×將軍是我們湖南湘鄉人，承受着曾滌生以來沉毅的傳統。但他却并非木訥一流。他很明快地而誠厚地解答了我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他首先說敵人的戰略在北方企圖以一切力量攻下山西，完成囊括華北的計劃，在上海是攻下大場，壓迫開北各線我軍後撤，他可以對國際宣傳「佔領了上海」。然後和我們講條件。但很

抱歉的，我們不能使他如願。某路軍在山西已經立了許多戰蹟了。我們以地勢不同，雖不便於運用游擊戰術，却是用全力堵住敵人的進攻，決不輕易放棄一寸土。他非常正確的說：「打仗不決定在地形而決定在戰鬥意志，有鬥志則任何地方都可戰可守，無鬥志則天險也不能守」。因此他堅決否認我軍會輕易上海另覓更堅固陣地的謠傳。

不過他也做了一個強有力的警告。他以為若不迅速動員廣大民衆，上海戰線能支持到何時却是一個問題，最具體的是戰鬥員補充的問題，照他的估計八一三以來敵人死數當在三萬以上，最近十日間的惡戰敵人傷亡至少有一萬六七千。但因火力關係我們當然也有壯烈的犧牲。我們希望的是各地壯丁不斷的來，經我們三兩月的訓練可以使他們迅速地成爲民族戰士，他也希望全國文化人能多多幫助這一動員民衆的工作。

因爲戰事是那樣的緊張，我們不敢多談，就匆匆地辭出了。因爲要送先啓回

××處，我們繞道××，在月光中看見了那破碎了的學府××大學愈益增加了我的信念。教育是得和國防聯繫得更緊的。漂亮的費舍徒然做了敵機轟炸的目標，我們應迅速建立并開展不可轟炸，不可擊敗的精神教育！

我們的車子所經有時雖在敵人大砲射程以內却沒有遭受射擊。沿途看見許多由火線上抬回的傷兵，有的血還從抬架上流着。我們恨不得去招呼我們戰士的創傷。最使人血肉飛舞的却是那整千整萬絡繹於途的援兵，他們那種英勇沉毅的姿態使我們忍不住向他們歡呼，女士們甚至從車子裏站起來，唱着「送勇士出征歌」，胡小姐更從車窗裏揚着巾子叫着「祝你們勝利！」水瑩說：「祝勝利他們或者不懂。你該說打勝仗」。於是胡小姐說叫着：「弟兄們，我們全線反攻了祝你們打勝仗！打勝仗！」他們有的也揚手回答「打勝仗」！但大部份都給一種「神聖的森嚴」壓住了。一個個的「啣枚疾走」。這使我們得了更深刻的印象。我心裏說：「抗敵救亡真不是兒戲的！」這是一個嚴肅的死活鬥爭！

長江約我們去看××，我們因為時間不夠，婉謝了，回到租界，但囉唆一道也通過了。下車後我忽憶××君之約，赴××飯店去會他。那時舞廳的霓虹燈還沒有熄，舞場內正奏着醉人的音樂，一些青年男女們在「火山」上跳得正起勁。使我深深地感覺得租界的寓公生活與「民族的感覺」不併立！

(十月二十四日「救亡日報」)

姚子青（大鼓）

趙景深

日兵侵滬起戰端，海陸空軍犯寶山。我軍誓守孤城內，忠勇抗敵不畏難。敵軍要想溝通沿海地，拚命進攻過海灘。戰車飛機無其數，吳淞口一字兒擺開三十
大兵船。兵船裏排砲猛轟震天地，只打得岸邊泥土向上翻。步兵趁此上了岸，個
個奮勇爭向前。我軍聞訊忙準備，先把城門關得嚴。大砲猛轟只當不聽見，單等
他步兵衝鋒到面前。那時間才把機關槍來掃，手榴彈密集冒火煙。敵軍屢進屢後
退，損傷了大小將士數百員。守城的營長姓姚子青是號，以身許國立堅志。看看
殺到天將晚，他依舊身臨前敵，奮勇登陣不睡眠。士兵說，將軍身體可疲倦，權
且休息把身安。將軍一聽沖沖怒，小子昏庸胡亂言。此是何時還貪安樂，誰再說
話定斬不留連。他強睜雙目精神振，督促士兵守城垣。只聽得城北華拉一聲響，
原來是城磚土石一齊坍。將軍忙領士兵挑磚又運土，頃刻之間把城補完。看看殺

到天明亮敵兵增援又幾千。敵兵將縣城重重圍住，我士兵前仆後繼飲彈丸，姚將軍整整守了兩日又兩夜，他要想帶領殘餘人馬殺出重圍請救援。誰知道城門已被敵兵佔，他只得退守城內地洞間。指揮着機關鎗隊齊掃射，只殺得數百敵人把命捐。我軍作戰雖神勇，寡不敵衆也枉然。個個都是英雄漢，甯爲玉碎不瓦全。只殺得最後子彈用完了，全營含笑歸九泉。姚將軍渾身被血濺，也犧牲一命歸了天。可憐他六十老父正思念，可憐他家有孀妻望夫還，可憐他出師未捷身先死，可憐他父子夫妻不團圓。大丈夫生在世間死當得其所，一心爲國忘家園。他雖然不能安享家庭樂，那浩浩正氣却長存宇宙間，名垂竹帛永綿延。

(九月三十日「救亡日報」)

南口迂迴線上

秋江

一 日軍迂迴進攻

自西北軍軍退守南口之役，南口形勢的險要，遂傳播於遐邇，中外的軍事家莫不另眼看待。可是日軍自大，這回要故作嘗試。八月九日的一天，趁我十三軍××師的陣地還未配置就緒，即行真面目的主力總攻擊，集中砲兵，緊密放射，飛機協助轟炸，使我稜線陣地內的戰士不能抬頭還擊。同時用阻止射擊——砲彈跳越山頭，而射落在山背，——使我不能增援，然後以唐克軍掩護步兵衝鋒，以優良於我十倍的現代戰爭利器，七晝夜的猛烈轟炸，除了粉碎南口左右兩側山頭，××師的弟兄有重大的犧牲外，陣地還是陣地，沒有絲毫動搖。

日軍攻兩口不下，於是不得不變更戰術。八月十五日南口戰況突趨和緩，而南口右翼長城線附近錫頂由前黃老院地方已發現敵踪，敵方以昌平縣沙河鎮西南

之西貫市爲根據，另外以門頭溝爲第二軍事活潑地，向永定河北面進攻。欲利用複雜地形，由山徑小道，出我不意，穿過長城，迂迴而入懷來，康莊，取包圍姿勢，切斷我南口聯絡。這是攻南口失敗後，板垣才主張用迂迴戰法，攻擊我南口右翼。

二 橫嶺城頭

担任南口正面戰鬥任務的是十三軍××師，師長是王仲廉先生，右翼是十三軍×師的戰場，師長王萬齡，軍長湯恩伯兼前敵指揮官。駐節懷來城內指揮作戰。

懷來是平綏路東端的一個縣治，距南口百餘里遠，離右翼橫嶺城前線最近，不過五十里，地勢低窪，南口山脈四週環繞。把牠形成一個懷來盆地。在軍事上看來，牠不相宜設立一個軍事中心機關，假使單單指揮十三軍的×師人馬，康莊是比較相宜，但是在永甯，延慶，赤城，龍關，獨石口等地部隊，也歸湯恩伯先

生指揮，他的指揮部放在懷來，是太偏於右前方了。因爲×××恐怕十三軍奪他地盤，不允許軍部設立。在宣化，另一方面因爲當時戰局有全盤勝利希望，稍爲不適當的地方，似乎無大關係。

×師師部當也初在懷來城內的，副師長陳大慶先生在橫嶺城組織臨時司令部，用電話指揮前線部隊作戰，聽取敵情，隨時遣調布置，同時向後方高級長官報告，或傳達上級命令。他對於前方地形相當熟悉，十三軍急援南口，劉汝明僅派參議與作形式之聯絡，對南口方面的地形，還是陳大慶先生自己去摸清楚的。劉汝明未負一點責任。

八月十五日敵軍攻入黃老院陣地，砲火的猛密，與攻南口一樣的戰法，並且逐步向右翼缺口奪進，情況非常嚴重。師長王萬齡先生也到橫嶺城坐鎮，出發時把他的物件，一針之微，都囑勤務兵收拾帶走，準備不再回到懷來，他不回懷來的意義有兩層，要是把日本打跑了，當然跟踪追擊，不幸而失敗，則以橫嶺城爲

坟墓。

橫嶺城在懷來東南四十里地方，南口山脈的崇嶺間。在地圖上看來在長牆底下，實際上走起來還有十里路，這是通北平的主要山道，所謂道路，僅僅是一條被山水冲刷成的山溝談不上什麼「道」和「路。」但是，現將成爲我們後方軍事運輸上的要道了，而牠在軍事上運輸上，却異常的不便利。

二十日的黃昏，湯恩伯的參謀處長在一間非辦公室的炕上，用他幽默而頗有煽動性的語調，談論前線戰況時，忽然停止，伸長耳朵，細聽院落裏牽牛花葉上的雨聲。口角上呈露出新的笑容，即以演說中最緊張的意態訴述他的新感覺：「下雨了！我們前線的弟兄又好出去摸他一下了！（摸他，即利用雨夜，乘敵不備，偷襲敵營之意。）屋子的人對簾外的雨發生特別好感。

第二天的早晨，泥路溼滑不堪，接濟前方的彈藥，完全改由大車——北方的馬車——輸送。天晴路好可以用卡車載運。然而牠輸送路程都只能達於二十里外

的山口，再向前，只有借重人力和牲畜。

因此這天的運輸隊，由驢子，大車，挑夫組合成，這條牛走起來還嫌崎嶇的路，汽車就用小腳婆走路的方式也難通過了。在這樣道路上，毛驢子最驕傲，馱載的重量既不過份，行動可以自由，等驢夫睡倒了，牠偷偷的走進田地裏，黃的高粱，嫩的黃豆莢，小米子，大胆的吃一飽好東西。莊稼人看見了至多是吁吁趕跑牠，不肯像平時拿起長棍來打牠一下，因為牠也加入戰爭了。

除了輸送彈藥給養的運輸隊外，任務最緊要的是增援前方的砲兵連。夜晚上冒着大雨由懷來城開拔，雨水的澆淋，滑而亂的山石，叫他們攀援而上，實在夠乏的，太陽光射進山溝時，他們卸去了鞍架上的砲身，砲座，彈箱，把騾子韁繩扣在臂膀上，由牠們在可能距離內去充實已空虛的胃囊。而倦了的戰士，在比較平坦的亂山石上用各種不同的姿態睡將起來。太陽光的熱度，和自己的體溫，把濕了的草綠色軍衣烘乾了，可是在身體睡壓的一面，因為地下潮濕，還留着一大

塊潮潰。翻過身來再睡，一等兵劉長勝睡得頂香，幾隻大螞蟻爬過他頭脖子咬了一口，兩手亂抓，把頭頂前濺滿了泥漿的馬燈打到石坡下，他身也不翻的又睡着了。一個工兵背上負着十字鎬，鐵鏟，軍氈，防毒面具，偽裝網和短槍，這樣在山溝裏的亂石上睡來是頗成問題，解除了睡又太費事，於是把身子斜伏在山坡上，追尋他的甜夢。

轟轟的砲聲，在山溝裏聽來特別的兇猛，也許是拂曉後的第二次攻擊，砲聲的震盪，驚醒了他們的好夢，一個個爬起來繼續前進，比平時吹號集合動作，還要迅速整齊。但是險隘而嶙峋的山徑，只能一步一步小心一步的向上登援，假使在平地上他們一定要用最快的跑步衝上前線去！

這是南口山脈北面第一個高山，向裏走去，山頭一個比一個高。明代爲防禦北方也先，是以南面北的方向，所以長城都建築極北的山的稜線上，熟知數百年後的今日，我們要從城北向南去驅逐異族，長城於我，完全失去牠的作用了。

進了長城口，下坡五里地，是板達峪，山溝是這個山村的唯一街道，新由後方增援來的××師，在這裏休息，唯恐驚擾百姓，不久又要前進，軍需輜重馬匹都集合村屋外面，日本飛機不知道這裏是我們後方，目前可以省去躲避飛的麻煩，於行軍上還可自由活動。

板達峪是懷來與橫領城前線聯絡的中心地，恰在山下，翻過山來的後方援軍，由前方抬回來的和自己走回來的傷兵，都借此處歇腳，休息再走。這個山村在軍事上佔重要地位，日本飛機是不會忘了牠。生力軍——××師——開走不遠，南面山頭上飛過來一架敵機，我們的人馬在高梁地和松林間隱蔽起來，沒有一點目標暴露，傷兵放進屋子裏。空盤旋了三週而去。

前面五里路遠的橫嶺城，由這天起，敵機時時來照顧牠了。

三 在司令部中

橫嶺城三字在八月十五日打下日本五二〇號飛機消息中與讀者見過一次面，

這座長城邊的古堡，牠的光榮，不僅如此而已，實際與南口有同等歷史價值！

前面是×師的陣地，司令部設在這裏一間民房。電話機，地圖，無線電台，這是司令部中最主要的戰爭武器。人物也簡單明瞭，師長王萬齡，副師長陳大慶，×××師師長陳長捷，參謀，副官都帶了命令上前方。陳長捷師長在×位師長中他最胖而白，眼睛特別圓大，他才到不久，部隊正待部署，一個人拿着三張戰爭草圖，把紅藍鉛筆劃出他配備兵位的記號。

陳大慶副師長對地形非常清楚，接到前方某部的報告或敵情，他隨即指出某個地帶重要，應如何派兵監視敵人的行動，與某方的部隊取聯絡，或向左向右靠近，堵防缺口，必要時他還得上前線去督戰。他說他的舖蓋，從平地泉帶到此地，沒有好好攤開睡過三夜。我們從他黑而瘦的面龐上可以看出他的憔悴來。

重要電話，大部分是王萬齡師長自己接聽。他的說話聲調，在緊急時機，待上接下，始終是保持着溫和而慈愛的態度，可是令出法隨，沒有客氣。××團的

某連長，因為敵方砲火過猛，犧牲太大，向後稍稍移動，即下令槍斃，他接觸的消息，總是如此堅決的囑咐他的部下：「師長不會後退，死也不離開你們，你們放心！不過，你們要死守陣地，千萬不要後退，退了，我要槍斃的！」

「師長！有陣地就有我，請師長放心！」這是前線將官一致的答覆，上自湯軍長，下至伙夫，都抱了一個「死」的決心！

四 橫嶺城觀戰

迂迴戰爭，八月十九日起全線發動，以×師一個師的兵力防守一二百里的戰線，崇巖的山頭，錯雜的山溝間小道，都要兵去監視，這是很成問題的。陳長捷的一師生力軍開上去，是計劃出擊的，然而受日軍的牽制，出擊成了空想。敵方倒於二十一日向我總攻擊，八五〇號高山的右面山頭，敵方把牠看作南口，行真面目的攻擊，牽動我主力，再分別向我其他各線衝擊。

太陽光照過每個大小山頭，拂曉攻擊的槍聲，疎落得像末後幾個的鞭砲，李

營長由山後繞出右面的山嘴，鑽進機關槍連陣地，告訴他們第×旅石旅長奪回左面長城礮樓的戰鬪經過，他剛才開始講述，轟的一聲，跟着是砲彈的爆炸，土石和破片的飛騰，還沒有等飛騰起的土石鐵片着地，第二顆砲彈，三顆，四顆……的對準打來。整個山頭都在雨點般的砲彈下了。這是敵方開始第二次的攻擊。

一面小白旗向上一舉，敵方大砲馬上停放，敵方唐克車對我前進，後面跟上一大堆的蓄短髭穿皮靴的倭兵。這樣照着操典的動作，三四大次之後，唐克車像出水烏龜爬上我陣地，唐克車上機關槍，躲在戰車後面的倭兵手提機關槍，同時放射，衝上山來，我們忠勇的戰士，跳出戰壕，手榴彈像西瓜往下擲，可憐被驅使衝鋒的高麗人先吃苦頭。

機關槍怎樣準確向我軍掃射，奮勇的十三軍戰士，沒有一個想到槍彈會打進血肉來短兵相接時，手榴彈是唯一可以對大砲報復一下的東西，擲手榴彈的戰士，雖然一批一批的倒下來，第二批馬上又跳出戰壕去抵抗。

這樣的衝鋒，接連三次以後，機槍連僅剩一個戰鬪兵，一個傳令兵，一備伙夫了。戰鬪兵，傳令兵把住兩挺機關槍，伙夫在中間向左右輸送子彈，繼續對二千敵衆強烈反抗！

太陽照臨着整個山谷，這三位作殊死戰的英雄，最後含着光榮的微笑，躺在陽光中！

五 戰地夜色

常峪城被敵軍突破後，三個連長陣亡，這個消息，傳到司令部，已經黃昏時候，王萬齡師長恐怕沒有人帶領前方部隊，容易出散亂的危險，即派沈參謀去把他們帶回後方整理。我們看到他們走回山坡，三面套上旗套的軍旗，後面跟回來不到一百的剩餘戰士，四十餘頭的騾子馱回許多未用的輜重，騎着馬的排長懷裏還抱着他平日心愛的小白狗，人數雖然剩的不多，行列還非常整齊，情緒還是緊張着。灰白的夜色可以看出他們面部上充滿着戰爭的興奮。

在三個高山頭環抱的一個山上，是×師××團×營彭營長的二道防線，因為前線十分緊急，二道戰線上一點也沒有鬆懈，在夜的天空下，山頂的哨兵是最辛苦了！他們在路旁的土洞裏吐出他們的鋼盔，注意着他們的警戒線，不時在問口令，然而走近跟前。却看不見哨兵的位置，這種哨兵的隱蔽方法，能使敵方的大憲難找對他們瞄準的目標。

這是山野，沒有一堵牆，半片瓦，在山背上挖個土洞，是最理想的避彈室兼住所，原始時代的「住」的方式，想不到還能適用於現代。

一連弟兄把守二十里長的山梁，在烟霧漫漫的黑夜裏看不清兵力的空疎或者稠密來。彭營長獨自坐在土洞口，抱着膝蓋，欣賞一般人不能經遇的荒山夜景。過了月半的月亮，好像吃了兩口的燒餅，懸掛在天的一邊，濃厚的烏雲，像軋棉花機上出來的棉絮，一大塊一大塊的從很遠的山峯上推來，一會把月光遮沒，一會又從雲隙間漏出一片亮光。好像指示航路的燈塔。有時，一片浪烟似的白霧，

輕輕的飄過，又像戴了白頭紗的新娘。

奉令整理常峪城下來隊伍的沈參謀，他和彭營長同學，所以特別關心。他先得到報告，敵人突破黃土凹，右前方的范營已向後移動，此地變爲一道防線，請彭營長快些準備。說完，牽着馬就下山去了。

這個消息震動了全線，睡在土洞裏的健兒睜開了惺忪睡眼，背上十字鎊，鐵鏟，麻袋，跑步到山前小山嘴上構築第二道防禦工事。底下是一條山路，敵方必由此路來衝鋒，而且是他們能打我們，我們却不能打着他們的尷尬地方。在軍事術語上稱「死角。」而這裏又是關係全線的生命點。明亮的月光，照着彭營長構築工事，似乎幫助我們，希望明天能減少戰鬥困難。

周排長帶了一排去切斷外壕，留出一隻腳寬的路來給我們便衣隊通過，出發時，彭營長鄭重命令他要問清口令。

沒有一點夜的靜悄，長城線上充滿了戰前的緊張。忽然電話線被漢奸割斷了

，那一面都叫不通，通信兵紛紛出動查線去，能否修好沒有把握。軍隊失了聯絡，是最危險的事，只好用書面命令他的各部，彭營長掏出一本豆腐乾大的日記本，在手電燈光下寫起螞蟻的字，傳令兵像快馬飛走。

剛由懷來開上的砲兵連急忙構築砲兵陣地。

做工回來的兵，還有一個伙兵，四個圍在一起，批評范營後撤退的事。一個南口音的兵不願意他們後退，說：「這樣高的山頭放棄了，關係太大，叫我死也不能後退！」一個浙江口音的班長接着說：「我們一個機槍連，兩個步兵連，都要葬在這個山上！」還有一個兵一聲不響，拿着一支玉蜀黍，吹口琴式的放在嘴上，一粒一粒用嘴唇剝着吃。伙夫最愛喝酒，由橫嶺城帶來一小瓶白乾，裝在身上，偷着沒有人時候過酒癮，今晚涼瑟瑟的風刮起他的酒癮，他恐怕他們三個人搶他酒喝。跑前幾步一個人蹲着大喝起來。

「電話通了，報告營長！師長請營長說話。」通信兵帶着喜悅緊張的精神來

報告。一會土洞裏的電話機上傳出這樣一句話：「沒有師長的命令，決不後退，師長！你放心！」

曉光與夜色慢慢的在東方劃開，敵方的砲聲由遠而近的響起來！（大公報）

「孤島」見聞

矛盾

砲聲離開上海更加遠了，上海逐漸淪陷爲「孤島」報紙上的社論早已只好談談「國際形勢」或如何救濟難民了，最近則連「敵軍」的「敵」字也改爲「日」字，（差幸「我軍」二字尙未變「華軍」）——這，想來是松井揚言公共租界當局若不如何如何，彼便要如何如何以後，租界當局「要求」華人各界「與之合作」，「俾減少租界當局處境之困難」，而「華人各界亦深爲瞭解」，「自動抑折」之一端。倘以「春秋之義」而言則雖一字之微，委實「妥協」不得，可是我見過若干內地半官報紙滿幅「寇」字「賊」字「凶」字，可謂極盡文字討伐之能事，但既拜讀社論，不覺駭然，（只好說是社論作者無意中爲漢奸理論所蒙蔽罷？）所以對於現今「孤島」上報人之委曲求全，我們倒是不願苛責；現在大可不必過分咬文嚼字了。

我覺得大部分的上海市民是「實際主義者」，砲聲雖然遠了，他們對於戰事的

消息依然是很關心的，但是報紙上的消息不能使他們滿足。「都靠不住！」——這是大多數人對於報上消息的「感想」。所謂「靠不住」，又各有其所見。一爲「積極派」則謂消息在「日方」控制之下，凡有利於我方的消息自然不能公開。又一爲「消極派」，則謂中國報紙還在「打腫了臉充胖子」某地早已失守尙言「在堅守中」，蘇，加 一帶明明早已淪陷，偏偏說「游擊隊到處活動」——這消極的一派再進一步就是漢奸。

報紙既失了信仰，於是「謠言」就多起來，滬西郊外深夜的槍砲聲證明了游擊隊的活動不是「神話」了，街頭巷尾——特別是小菜場上，就三三兩兩交談着「又要打過來」，有人用了興奮的語氣在誇張這「消息」，也有人堆著滿臉的憂愁在傾聽，——那是化了不少的路費從「內地」戰區逃到「租界」來，並且幸而在「越界築路」區域賃居住下的小有產者。這一類人，神經脆弱得可憐，「八一三」以後他們由於躲避戰事而逃往內地，不料內地既爲戰區，上海倒還有炮火除外的地方，于是他

們再逃回上海，他們以爲這次「中國兵」現已敗下去了，決沒有「再來」的本事，然而他們這「以爲」又被游擊隊的傳說的動搖；他們的「戰爭觀」很特別，「既然要打，就不要退；既然退了，又何必再來；開北南市都已經燒光了，再來奪了去，有什麼用」？也有許多很幼稚的謠言。十二月四日忽然盛傳「松井被活捉」中。據說：這位敵軍總司令帶同五架飛機到南京上空偵察，但事前有「日奸」報告，我方于是就有我們的飛機四十架升空佈好天羅，將五架敵機迫使降落，而松井被活捉了。

關於我方空軍，在江陰附近轟炸敵艦的事，「孤島」也有種種的傳說，或謂機二百架去轟炸，或謂空軍編敢死隊十五架，人機俱作壯烈犧牲，而此十五架機則爲擊落之敵機修配而得。以敵人之機炸沉敵人之軍艦，不但「天道好還」，而且非常上算云云。

和活捉「松井」同時又有四大公司發售「勝利預測券」的傳聞。這不知從那里來

的謠言，頃刻佈滿了全市，所謂「勝利預測券」者，裏面一元，如果在一月之內中國軍隊打回上海就照票面十五倍（或云廿倍）賠償，否則，「拉倒」，愛國而兼發財，本來最合上海一般市民的「理想」，所以，頃刻之間就人人相告語了，但是有人打電話到四大司司去問，回答是並無此事。

我不願意作苛刻的批評。我知道，即使是最幼稚的謠言，發始者和傳述者都激于愛國的熱情。但是，看到許多人對於「活捉松井」一說之起勁，我不能不想到我們高喊「長期抗戰」雖已四個月之久，而長期抗戰之意義許多人實在尚未瞭解。近我在某處住，這裏是自由職業者的公寓（章程上如此說）寓客都是萍水相逢但知識水準都相差不多，在閱報室里每有多人閒談國事，因為各種職業各省市籍貫的人都有，所以談話的資料當相豐富，他們是了解「長期抗戰」的意義的，但是各人述說了各人所見所聞的可嘆可恨可悲的種種事實以後，一層陰影就掩上他們的心頭了。有一位五十左右的加屬人慨然說：「貪官污吏不辦，土豪劣紳不除！沒

有法子再振作士氣，激厲民心」

這位可敬的先生是明白如何始能長期抗戰的，然而他是悲觀論者，他覺得中國這樣「大」，貪污土劣又這樣多。而且又是這樣互以封建關係牽連結托，所以要「辦」，要「除」，實在也沒有辦法。

敵軍遊行公共租界那天，這位先生從外歸來時就氣憤憤說：「看熱鬧的人還有那麼多」一個也不出去看，讓他們走過空街，示威給水門汀看，這才像中國還有救呢！然而那麼多人擠在那裏看，當作看大出喪、如此民族性，中國只好亡國了！宣傳有部，組織訓練有會，到底幹些什麼」。

我不能不說這位先生對於有些事情倒底還未免不很了了。他不知道宣傳公式化組織訓練具文化，由來已非一朝一夕了。

中華民國廿六年十二月的上海，已經是一個孤島了。一個月以前姓名常見於各報的要人名士都已經走了，從十一月二十日起，報上就不見那些煌煌的名字了

，但十二月期，報紙的小△里又見過一二次，則是報道他們已經到了香港，或將赴漢口，或將轉道廣西入滇或入蜀」

但是「孤島」上并非僅有「謠言」，僅有逃難至上主義的小有產者，僅有憤慨的悲觀的那位先生之流的士紳，亦並非僅有扮演「大道市政府」的羣醜，並非僅有日本人在耀武揚威，「孤島」上的小里小弄街口也還有壁報，藍色鋼筆板印，開頭是緊要時事，次爲短評，又次爲隨筆之類的東西。我覺得一個月以前倒沒有那麼多的壁報，而且也不記得壁報面前總見有人在讀，像現在那樣。這也可說是合于「辦證法」罷，有人委棄了「孤島」，也有人在嚴肅地工作，反倒少了牽掣。壁報僅其表現之一端罷？

一點感想

巴金

我在這里看見了我所要看見的一切，現在我應該走下。

一個十六歲的孩子遠遠的從北平寫信來：「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樣的命運了。我願意知道你爲安全」短短的兩句話中含着無限的沉痛。我固感激他的關懷，但是我更慚愧我沒力量去安慰他那渴望着溫暖的年青的心。我沒有權利叫人爲我的安全耽心我現在是很安全，但在這種時候，一個人的安全不過是滄海中的一粟，那里還值來提說！

我是自由的，沒有一種命運能夠壓倒我，所以，我要到別的容許自由活動的地方。在這里空氣太沉悶了。有人把這里稱作孤島，但我說。牠更像一個狹的囚籠，有時我覺得連氣也緩不過來，在這里真可以說是有一只魔手扼住我的咽喉。然而在這囚籠中生活着的并不只我一個，這里還有一兩百萬中國的兒女，

土地失掉了，但人民還生存着。他們仍還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他們並沒有在敵人勢力下低頭的心思。但種種的關係使他們不能夠離開這個地方。他們自己是沒有過錯的對於這無數的中國的兒女將有一個什麼樣的命運在前面等着他們呢？還有在馬路上抱着書本往來的成千成萬的男女學生，我常常看見那些天真的面貌，我常常想念那些純潔的心靈。於是那個十六歲的北平孩子的信函里的話語，就飄進了我的心頭，我倒爲我一個人的安全的離開感到羞慚和苦惱了。我苦痛地想：難道我真的不能把這身子變做火柴燃燒起來，給那些年青的心靈添一點溫暖麼？我自己太沒有力量了。

牽繫我的心的便是那無數的年青的心靈，所以讀到北平的來信，我竟然淌了眼淚。但是我絕不是一個失敗主義者，我也不是悲觀派真正相信着最後勝利的極少數人中間我應該算是一個。我至今得向朋友們發表我的樂觀的論調。然而那些三四個月前高呼抗戰，慷慨激昂，以青年領袖民衆領袖自居的人們不是惶惶然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那個北平的孩子說得好：「我記得 The Count of Monte-Cristo 書里的末一句話……Wait and hope 我願意此如」。這 Wait 自然不是袖手等待的意思。

「文稿戰時旬刊」第八號

平型關戰鬥的經驗

林彪

第八路軍終於在九月中旬開到了晉北的前線，牠開始執行牠在抗日戰爭中的神聖任務了！

在全國同胞熱烈的期望下，我們於九月二十五日在平型關與日軍接觸了。不負全國民衆與友軍的期望，不負第八路軍十年來的榮譽，我們這次的第一次接戰獲得了偉大的勝利！這一仗的確給了日寇以重創，提高了全國軍民的抗戰的信心，特別是更加提高了第八路軍的威信！

在這次初步與日寇交鋒的戰鬥中，我們更獲得了不少的抗戰經驗。這不但值得第八路軍全體指揮員與戰鬥員學習，我也願意把他供獻於全國的抗戰的友軍與一切抗日民衆，作爲今後抗戰的認識。據我個人在這次戰鬥中所感覺到的是：

一、一到山地戰，敵人的戰鬥力與特長均要大大降低，甚至於沒有。步兵穿

着皮鞋爬山，簡直不行。雖然他們已爬到半山，我們還在山脚，但結果我們還要先搶上去，給他一頓猛烈的手榴彈，他們只好像滾蘿蔔一樣的滾下去了。至砲兵則難於運動與找陣地。坦克車呢，有些地方真使它有了「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感。飛機的作用也不大。

二、敵人輕視中國軍隊，成了習慣，便由驕矜而疎忽，不注意偵察警戒，不愛做工事了，打起仗來，先讓飛機和大砲顯神通。來到猛攻時，他們的步兵連陣地也不愛佔領，只隱蔽在溝內休息。這樣的敵人，當然便利我們襲擊。所以我們這次，一切佈置得妥妥當當了，向他們開槍了，衝鋒了，他們才知道。

三、敵人不僅是彈藥要靠後方輸送，連糧食都要靠日本送來。他們的後方線已扯長有千多里。在這樣情形下，把他們後方線一切斷，他們的困難就可想而知了，可以弄得他們進退維谷。所以發展游擊戰在敵後方線上活動是非常重要的。此次平型關戰鬪，我們正是派了一部人在敵後路上阻滯其增援部隊及糧食供給。

最近又佔了涑源，廣靈等縣。

四、利用敵人攻擊友軍陣地時，襲擊敵人側後方，這是最好的戰法，比在其行動中和剛在陣地而未站住腳時去襲擊還是好些。這次就是利用敵以全副兵力注意對付友軍時，突然在他們的後方大打起來。

五、爲了避免他們的砲兵和飛機，戰鬥開始後要迅速接近敵人，投入肉搏，連續衝鋒，使敵人的砲不好放，要放就連自己的隊伍也遭了殃。

六、友軍在戰鬥中的配合，實在太差了。他們自定的出擊計劃，他們自己却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觀。他們時常吹牛說要決戰，但却決而不戰；或向敵人打，而又不堅決打。他們的部隊本來既不充實，在一個出擊中，却以區區的八團兵力分爲三大路，還留了總預備隊，而每路又相隔千多里或廿多里。這樣不僅缺乏出擊力，而且連被我們打敗了而退下的敵人，他們碰着了，竟不但不消滅之，反而被這些突圍的敵人衝垮了。他們的指揮真笨極了，特別不能真正了解與運用。

在戰役上於決戰的地點與時機集中絕對優於敵人的步兵，砲兵飛機以猛攻敵人。

七、敵人實在有許多弱點可爲我乘。但敵人確是有戰鬥力，也可以說，我們過去從北伐到蘇維埃戰爭中還不會碰過這樣強的敵人。我所說的強，是說他們的步兵也有戰鬥力。能各自爲戰，雖打敗負傷了亦有不肯繳槍的。戰後只見戰場上敵人口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敵人射擊的準確，運動的隱蔽，部隊的掌握，都頗見長。對此種敵人作戰，如稍存輕敵觀念，作浮躁行動，必易受損失。我們的部隊仍不善作疏散隊形之作戰，特別是把敵人打坍後，大家擁在一團，喧嚷「老鄉！繳槍呀！」——其實對日本人喊「老鄉繳槍」，不但他們不懂，而且他們也不是老鄉——這種時候，傷兵往往很多，在「抗大」的軍事教育中，特別要教育了幹部了解正規戰鬥中的戰鬥隊形之運用。

八、日兵之死不肯繳械，一來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時也因他們對中國軍民太殘暴，恐怕中國人報復，但最主要的，是過去華北軍隊對日軍

俘虜政策之不正確，採用野蠻的活埋，火燒，剖肚等辦法。故我們今後須加緊對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語的政治宣傳與優待俘虜。

九、夜襲是戰勝日寇的重要作戰手段。敵怕夜襲，他們的技術威力一到夜間有的竟至全無作用。我們而努力，非常努力的去學習夜戰，以此為特長以戰勝日寇。

十、我軍（八路軍）在目前兵力與技術條件下，基本上應以在敵後襲擊其後路為主。斷敵後路是我們阻敵前進爭取持好的最好方法。如經常集中大的兵力與敵作運動戰，是不適宜的。

十一、中央軍隊如果還是守着挨打戰術，便真糟糕透了。他們對主力點應堅工固守，而不應到處守，應行決戰防禦與運動戰，應集中優勢兵力，飛機，大砲於決戰點。至於他們軍官的調動，政油工作的建立和對羣衆關係的改善，都是他們很重要的問題。

十二、我軍的軍事技術，特別是戰鬥員與班排連長的技術，與戰術教育，實在還需大大的努力。過去大半年，部隊雖然得到了休息整頓的機會，在風紀，禮節與正規化上進步很多，但對戰術訓練還很差。今後當努力此方教育。

經過這次的戰鬥，部隊中的一般情形更加活躍了，戰鬥的情緒及生活高漲萬分。戰地羣衆對我軍與友軍完全是兩個態度。見友軍就逃，見我軍到了則又轉回。八路軍所到之處，受羣衆熱烈的歡迎與誇揚，不是無因的。

這一切經驗與教訓都值得我們虛心地學習，運用在今後的抗戰中，這些都是我們爭取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

十月十七日

平型關（大鼓）

趙景深

日軍板垣稱將材，帶領萬人殺進來。取道渾源向前走，來到蔚縣把陣擺開。我軍八路指揮名將朱德，副將名叫彭德懷。他二人本是紅軍勇猛將，自從國共合作，就把隊改編排。從三原開拔到晉地，每日疾行百八十里趕軍差。一路行程來得快，朱德將軍把計裁：一營兵假作正面去攻打，另遣大軍左右隘口埋。板垣軍隊聽說我軍到，只嚇得心驚肉跳叫：「乖乖！久聞紅軍遊擊戰術聲名大，咱們一定要惹飛災！」且不言日軍心驚恐，再表一表紅軍衆英才。一營軍隊遭遇戰，詐敗伴輸引敵進層崖。敵軍一見我軍敗，大隊湧進喜滿腮。看看引到伏兵地，兩旁伏兵，一聲吶喊，左右夾擊，晝夜圍剿，敵軍大敗，死傷三千，俘虜二千又五百。山谷之中，敵軍坦克車隊全無用；兩軍相接，飛機炸彈也不敢下塵埃。我軍大刀隊伍真英武，敵軍怯弱似嬰孩。只殺得敵軍個個橫地倒，只殺得人人中彈向後

裁；只殺得滾滾人頭齊落地，只殺得滿坑滿谷死屍骸。這就是平型大勝一小段，
鞞鼓聲中說與列公台。

(十月十四日「救亡日報」)

七亘村戰的鬪勝利

劉志堅

——西戰場的一幕——

「快點去打呵！」

由舊關左側取道側魚鎮突進來的敵人，正向着七亘村前進。

我們是昨天才趕到這裏（七亘村附近）的。

今天敵人離我們預定作戰的地區已經不遠了。

據偵察員回來報告，馬山村附近的大小村莊都被敵人燒了，羣衆剛割回來還沒有收藏的包谷，小米也一堆堆的被敵人燒掉了。

一羣一羣的難民跑過來，都是戰戰兢兢的說：「不得了，日本兵惡毒得很，把我們的房子糧食都燒完了，一看見老百姓便說是「偵探，」用刺刀殺死，有許多跑不動的老頭子，老婆婆，女子，小孩都沒有命了。你們快點去打呵！」

戰士們被：「比賽打勝仗」的戰鬥動員口號激動得發急了，子彈已經上在槍鏗裏，刺刀已經投在槍頭上炸彈已經起好了保險蓋，個個都是摩拳擦掌的等待着出擊命令。

但戰士們也都知道游擊運動戰是要忍耐，不急性，細心耐煩偵察敵人的弱點、採取迂迴、埋伏襲擊的手段，秘密，迅速，堅決消滅敵人的辦法的

再兜一個圈子

宿營七亘村的某部份，因為輕敵，警戒不注意，黃昏時遭了敵人的襲擊。

我們準備襲擊敵人，還沒有成功反受了敵人的襲擊，真太叫人氣極了！

不過他們能夠很迅速的退出七亘村在一點半鐘以內便集結起來歸還建制，靠近主力，沒有受什麼損失，並且大家還是摩拳擦掌的說：「我們要回答敵人以襲擊！」

因為這一情況的變化，我們所有預備作戰的部隊，便馬上再兜一個圈子，以

迷惑敵人。

果然敵人找不清我們到那裏去了，他祇好瞎着眼睛又前進了！

我們來了一個大迂迴之後，又迂迴到七亘村附近一條河溝的側面山上，埋伏起來，計算敵人的後續部隊是一定要來的，我們一定要打他一個措手不及。

猛虎下山了

是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二點鐘的時候，敵人來了，他瞎着眼睛只顧向前面撞，沒一點也有提防，我們就在他的邊側埋伏着。

我們離路邊只有二十米達的山上，看得清清楚楚的，敵人前衛尖兵是一排，本隊有一個輜重營，約有三百多人，每人都牽着一匹騾或馬馱着東西，後面有兩個連掩護着他們前進。

敵人只有這麼多，我們也就只準備兩個連去打他。

敵人已經開始進到溝裏來了，戰士們喜得跑起來，要發笑了。

敵人快要全部進溝了，有一個戰士喜得忍不住了，站了起來，就是這一下，被敵人發覺了，由是敵人像木鷄樣的呆立起來！正在想什麼辦法跑。

嘿！猛虎下山了！不客氣，我們的手榴彈步槍，機關槍一齊放！

敵人慌了，亂了，人呀，馬呀，只是亂滾，有的由岩上滾到河溝內跌死了，有的被打死了，不到一個鐘頭已經全部解決，繳獲騾馬兩百多匹，打死百多匹，打死日本領事一個官兵百餘人，槍支子彈軍用品算不清。

後面的敵人跑脫了四十八個，但跑得不遠，又被我們偵察排消滅了！

「都開了洋葷」

戰鬥一結束，附近的羣衆都來了。

看呵！日本的馬，騾子呀，砲彈子彈呀，無線電器材藥品呀，太陽旗子呀，日本毯子黃呢子大衣呀，日本罐頭呵，壓榨口糧呀，說不完堆着一溝。

搬勝利品呵！有的就連騾馬東西一齊牽回去，有的戰士和羣衆抬着！有的背

着，喜笑洋天的回到東冶鎮，當晚就開了一個慶祝大會。

整整搬了一天一晚，勝利品剛剛才搬完，第二天聽說該死的敵人又送輜重來了，我們又一個連出發到營莊附近（馬山村七亘村之間）埋伏着等敵人來，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果真敵人又走原路來了。

又是照原來的打法，把敵人一百多匹驛馬及東西全部繳來了！這是多麼有趣呀！

除了戰區的羣衆和我們的戰士們都吃飽了日本罐頭，壓榨口糧以後，附近的友軍政府機關羣衆也都吃過了。「都開了洋葷」的諧話全遍了昔陽平定和順遼縣每一角落！

慰勞品吃不完

我們打了勝仗之後，七亘村東冶鎮南界都北界都附近的羣衆都來了，一碰到我們，便伸着大指頭；「打得好頂呱呱！」有的殺了豬抬着，有的牽了羊，有的

提了鷄子，有的拿了鷄蛋來慰勞，你要不接受他的東西，他還不高興，這許多東西，放在一塊，又是一大堆，隊伍馬上又要出發打仗了，慰勞品還多着吃不完。

我們的民族英雄

在戰鬥開始的時候我們的民族英雄十二連二排四班楊少清同志他最勇敢的衝在前頭，同敵人拚刺刀，七個敵人包圍着他，他頑強的同敵人拚，七個敵人被他殺死了六個，跑了一個，繳了三支槍，他自己也受了三傷，這裏應該向我們這位民族英雄致敬！

十一月六日在前線上。

（「羣衆周刊」第一卷第一期）

在火海中死鬪的孤軍

鋼鳴

昨天我軍因戰略關係，從開北撤退了。但八十八師謝青元團部隊八百多個人，都不願撤退，每個士兵兄弟，都情願死守開北，抗敵到底，直打到只剩一槍一彈，一直到流完他們最後的一滴血，死在開北的國土上，作最壯烈忠勇的爲國犧牲爲止。倘他們還剩下一槍一彈和未流盡的一滴血時，他們還要爲着偉大的祖國作民族解放而鬥爭！

他們這樣堅決的抱負着，八百多個人，——中華民族最忠勇的戰士！他們用行動來作血的誓詞，用他們偉大的犧牲精神向全世界呼召！「我們中華民族的戰士，是世界上最不屈不撓最忠勇的戰士，情願爲祖國的解放，和人類的正義，文化，和平，跟瘋狂的遠東強盜——日本帝國主義，戰到流盡最後的一滴血！」

這英雄的行動，像太陽的光一樣照遍大地，將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廿七這天，

把這壯烈的戰鬥和血的踐約信號傳遍了世界每個城市，和傳進每個人的心中，每個具有情感的人，都會爲這英勇的鬥爭而感動吧！

在這偉大的鬥爭中，從昨天（廿七日）早晨起，全上海的市民在近三年三個月抗戰的砲聲中，似乎平靜和麻痺了的心情，又都被開北撤兵的消息，和開北瀾天烽火，把每市民的心情都激動了。大家都感到將失去祖國的懷抱，和失掉同胞愛的溫暖，而陷在茫茫大海里的孤島一樣感到陸沉的徬徨。因此在馬路上。在電車中，都看一般市民的臉色上，有一種頹喪懊惱的神色，在議論紛紛，和太息里徬徨着。其實這種小市民的感情，是很脆弱的，在這長期的抗戰里，是應當具有「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才能應付這偉大的時代和鬥爭。可是到了下午，一般市民，一聽到我軍八百多人，還留在四行倉庫上作孤軍抗敵，戰死不退的消息的時候，每個人的臉上，又被這英勇的鬥士所感動，而燃起了無限興奮的熱情，好像在大海里得救一樣，大家都被這抗戰到底的最後勝利的信念所振奮着。從昨天晚上入

夜起，每個市民的臉上，又都被這英勇的抗戰，和開北烽火的光所映照而輝耀着。一種小市民喜歡誇張，喜歡英雄，喜歡看熱鬧的心情，都在激動着，人羣像海潮樣湧到新開路新開橋去看大火，看我的英勇的孤軍作戰去。因此昨晚在新開路上到處都浮動男女市民，對着那蘇州河對岸，正熊熊滔滔着的火焰，在痛罵帝國主義的慘無人道和瘋狂的侵略行爲。

火像怒海一樣在開北的領土上燃燒着，火舌捲沒了我們的家，捲沒了我們的一切，從開封路起到麥根路蘇州路邊止，一里路長的火在蔓延着。火飛躍在上海領空，照紅了半邊天角，佔據在蘇州河北岸四行倉庫上的我忠勇八百餘孤軍，像在火海里奮鬥着。在火光中常常看見他們在四行倉庫七層屋頂平行走路，警衛着敵人的進攻。但他是非常鎮靜的，等待敵人靠近來才消滅他，免得無目的開槍耗費子彈。敵人雖想用火來驅逐我忠勇守軍，可是水泥鋼骨建築的四行倉庫，像岩石一樣峙立在熊熊怒焰的火海中，這火光，八百個戰士的心血都燒紅了。

上面是昨天(廿七日)從早到晚的情形。到今天(廿八日)的黎明起，沿着新聞路，市民像蜂蟻樣集緊着。全上海的市民都在關心着八百餘忠勇的戰士的生死存亡。在下午二時前後，市民是愈集愈多了。從蘇州河這面看過去，沿蘇州河北岸，在殘缺和餘燼未滅的碎瓦頽牆中，有三五敵軍和車卡在搜索着。敵人佔據在交通倉庫和錢業倉庫的高屋上，對準着四行倉庫包圍着，我守軍從新垃圾橋到四行倉庫前馬路到瑞大木行門口止，堆着很高沙袋，在沙袋旁佈哨守衛着。敵軍和我軍只距離二三百步，也在堆着沙袋，隱伏在沙袋下，不時向我軍方面開一兩槍。我守軍也伺候敵人抬起頭來，才射擊過去。形成兩軍面對面的戰爭。

這種作戰精神，不僅感動上海全市民，同時感動了守在租界路口的英國兵，他們都被這英勇的鬥爭感動，而燃起熱烈的同情。聽說英兵在今早曾買了一百多塊錢的麵包送給我守軍，同時這上海各界都被這種犧牲精神所感動了。從早上起沿着北京路到新開路一帶的燒餅店，都做了很多的燒餅去慰勞我守軍，雖然他們

都是窮苦的買賣，但他們大家都不要代價，說「吾們老百姓，應當幫助我們忠勇的戰士！」同時在新開路四行倉庫蘇州河對面的幾個貧苦的弄堂「鴻福里」，就由住戶孫兆禎，金根財，孫明山，發起「慰勞募捐」。在鴻福里那個狹溢的弄堂牆壁上，貼着像黃榜一樣的募捐芳名佈告，這佈告洋溢着同胞們最真摯的愛國熱情：

「敬啓者，敵軍侵滬，我軍爲全人類伸張正義，負軍人守土之責，於八一二日遂展開正義抗戰迄今已七旬有餘，忽於昨日爲戰略關係，因之後撤，唯我被困於新址坂橋北堍下之忠勇將士全體，決抱寧爲玉碎，不願瓦全，願與閩北共存亡，如此忠勇，正所謂可歌可泣，敵人等因見今晨報載各情，遂會同本里住戶，慷慨解囊略盡我國民細微之責，故今將捐款愛國同胞芳名列後……！」

在這幾個捐者名中，有老太太，小姐，先生。一共捐了四十幾塊錢，他們買了二千個光餅，還剩下三十幾塊交給慰勞委員會去。另外文化界救國會同人等，也買了一汽車的白糖，麵包，光餅和罐頭，連同今天本報（廿八）幾百份，一同送

給我們忠勇作戰的孤軍。

現在敵人正打算用種種的方法，去進攻我四行的守軍，但是我們的孤軍怎樣呢？據昨天晚上從四行倉庫里因事出來的一個軍官告訴我，在四行倉庫里的糧食，可以消耗我軍二三個月的供給，同時他們事先也準備了很多飲水，準備着抵抗兩三個月，直戰到流完他們最後的一滴血！

（十月二十九日「救亡日報」）

八百英雄（大鼓）

趙景深

黑煙滾滾沖雲霄，開北四處大火燒，火鴉亂舞飛天際，一片大地盡枯焦。我軍雖已退出開北地，烈燄之中還留有守土衆英豪，這就是謝晉元一團八百個，寧死不退要與日寇見高低。八百英雄據守在四行堆棧內，面前是蘇州河水滾滔滔。隔河便是租界地，英兵把守在垃圾橋。這堆棧三面牆壁對河一面是窗戶，水泥鋼骨守得牢。日本旗遍地插滿像是賣膏藥，又好似插標賣首隨風搖。這其中昂然獨立我旗號，四行屋頂青天白日旗幟扯得高。對河百姓行經此地齊脫帽，大家都一心敬仰衆軍曹，英國兵眼見謝團處絕塊，三面盡是日軍包。不由地激起同情齊勸勉，要我軍進入租界把軍械交，謝團說：「貴軍好意我豈不知曉，須知守土有責誰也不願逃。剩一兵一卒誓爲中華民族求生路，餘一槍一彈也與倭寇戰一遭。」英國兵幾次三番勸告全無用，八百英雄依舊要把兵交。孤堡內只有青豆不堪

飽，臨危不懼，乘軍依舊樂陶陶。在胸前佩上徽章決死隊，一心要把倭奴梟，以死報國早已志立好，紛紛的修寫家書訴根苗。有的寫給高堂有的給妻小，數名兵士持信一束潛出貨棧匍匐河濱把信拋。但願拾信的仁人君子把信寄，一生永感大德高。

廿七正午敵軍大舉向堆棧進，滾滾而來勢如潮。我軍忙把機關槍來放，手榴彈也對準敵軍拋，敵軍被擊斃七十幾，只嚇得胆落又魂消，激戰三時敵軍退，從此就不敢正眼視我曹。

廿八清晨敵軍在河畔打旗語，急忙把他部隊邀。我軍中一兵瞥見拚一死，手榴長彈縛滿腰。突由六樓往下躍，一陣青烟敵我同赴陰曹。不久另有十餘敵軍來進犯，步槍聲音響得高。我軍忙用機關槍來掃，斃敵數人，餘寇嚇得狼狽逃，隔壁錢業倉庫敵兵也把槍來放，我軍置之不理瞧也不去瞧。敵軍三次來犯又敗走，我軍在窗隙用手招，敵軍一見逃得更加快，只恨爺娘少生腿兩條。隔河英兵哈哈笑，原來日軍盡草包。

廿九清晨敵機到，要想投彈把貨棧燒，我軍連把高射機槍放，敵機急忙向東逃。十餘敵人又手中持利斧，要想把巨廈大門撬。扼守窗櫺的壯士知道了，使勁把手榴彈來拋。四五敵兵應聲倒，餘兵觀狀倉惶逃。這一日四次進攻全無用，不能動我半分毫：前兩次是在上午天未曉，敵軍十餘沿牆跑，使下一條火攻計，要想在牆角把火油澆。我軍假裝不知道，日兵膽怯伏地而進活像老鼠怕狸貓。看看逼近我軍就大量寬宏請吃手榴彈，日兵忙退不敢再領這頓好菜肴。第三次汽艇兩艘走水路，滿載着機關槍手榴彈開進蘇州河一條，看看走進四行了，英兵不許牠過橋。日軍嘵嘵不休定要進，交涉了兩個鐘點汽輪只好往回跑，英兵不許牠也沒法想，牠只好氣在心頭怒在眉梢。汽艇退後步兵又來到，六十餘人氣餒囂。我軍沉著來應戰，彈如雨下打得日兵沒命逃。遺屍遍地不敢來收殮，只叫那警犬幾頭拖屍跑。第四次敵軍十餘再來打，被殺四五就此不敢把戰挑。

三十日敵兵不敢在正面打，改換策略背後抄。槍彈穿在牆壁上，一個個小洞

白替我軍來效勞。我軍就在這洞口架上槍和砲，再與敵兵戰一遭。夜半敵軍又猛放平射砲，每秒一發，隆隆之聲達四郊。直等到蔣委員長發令謝團退，他們纔揮淚退到新戰壕。

我孤軍連守四日又四夜，全世界都稱讚他們氣勢凌雲高，八百英雄齊呼民國萬萬歲，寧守孤壘不屈撓，青史永把英名標。（十一月二日「救亡日報」）

堅持抗戰與積極辦法

韜 奮

自「八一三」全面抗戰的號砲發出之後，有兩件令人興奮而於中國抗戰非常有利的事實是很顯著的。一件是國際對中國的一致的同情；還有一件事是中國士兵的作戰英勇。關於前一點，最近九國公約會議已通過譴責日本違背條約的宣言，這似乎還只是紙上的空言，但是以日本帝國主義的不顧公義，頑強到底，已引起國際的強烈反感，我們相信九國公約會議之外，必將引出更有意義的國際行動。據國民新聞社本月十四日卜魯塞爾電訊，謂「英美法三國已共同準備以九國公約會議之失敗，直接責諸日本，然後各國個別進行應付之方法，惟民主國家鑒於會議之失敗，以後對於日本，將另組堅強之聯合陣線，則已絕少疑問。」這種傾向，已見端倪了。這種傾向之有利於我國的堅持抗戰是無疑的，雖則我國在外交上的運用還有待於更大的努力，以促進英美法蘇等和平國家的共同制裁侵略集體的

行動，關於第二點，各國輿論對於中國這次抗戰中士兵的奮勇壯烈，可說是一致的讚頌。就是德國報弗郎克孚日報也說「中國數月來抗戰，決非徒勞無功，因日本已被迫傾其主力對華，並耗費龐大開支，始能獲得若干成功。而華軍的英勇壯烈，則已昭告全世界，中國人願為保護國家獨立而犧牲。」其他如英美法蘇同情於中國抗戰的國家，他們的輿論對於中國士兵抗戰的英勇，更有過熱烈的讚譽與誠摯的敬仰，那是更不消說的了。

但是儘管有着這兩件有利於中國抗戰的事實，自從華北的太原失陷與淞滬撤兵之後，動搖的心理與軍事上的令人失望似乎已漸漸地傳布着它的毒菌，這種嚴重的形勢實值得我們的嚴重的注意與迅速的補救，否則抗戰前途不免要受到重大的打擊。換句話說，時至今日，要堅持抗戰，必須排除諱疾忌醫的心理，提出毫無掩飾的檢討，在政治上有個大的整頓，決定積極的辦法，才能使這危殆的局面為之一變。

目前抗戰形勢的不能好轉，最大的癥結還是在僅有軍事上動員，而實在沒有做到全民族的整個抗戰，也就是說對於民衆運動仍然是未有澈底的解放。因爲民衆運動沒有得到澈底的解放，軍事上也受到很大的不良的影響。這種不良的影響，在事實上已有着很明顯的表現，例如運輸、救濟、間諜、等等的缺憾，固有許多人說到，又如武裝民衆一事，如再不實行，敵人每佔一地，即無後顧之憂，不必多消耗他們的軍隊來防後方，可儘量運用他們的軍力作更進的侵略，這是多麼大的危機！至於補充我們的軍力，無論人力物力，也都非澈底開放民衆運動不可。現在有許多人都在高呼持久戰，消耗戰，但是這種戰略非迅速使軍民打成一片，是絕對沒有多大把握的。

除民衆運動的澈底解放外，要注意的還有動搖分子的肅清與政治機構的健全；自主的外交路線之迅速決定，對英美法蘇的更進一步的聯合，尤其是對於在遠東與中國利害相共的蘇聯應有進一步的合作，不僅僅是希望幫助一些軍火而已，

在攻守同盟的參謀本部計劃，以及政治外交種種方面的問題，都應有澈底的商定與合作。同時在內地的戰時生產，必須有大規模的籌劃與實施，安定民生，以鞏固後方的基礎。總之，整個民族的抗戰，絕不能僅限於軍事的一個方面，中國抗戰到了今日的形勢，不在政治上有一番大轉變，下個大決心，不能整飭散漫的人心，振作衰頹的士氣，得到堅強的與國，展開有利的戰局。

真要堅持抗戰，必須有積極辦法。否則儘管說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不知道最後勝利是待於我們的最大努力得來的，那也只是所以自慰的空話，於實際是無補的。我們要全國人民熱烈擁護抗戰，當然要使他們有民族自信心，但同時在政治上必須有種種展開有利戰局的事實，與天下以共見，然後才能使全國人民振作奮發，向着共同的大目標向前邁進。

形勢已一天天地嚴重起來了，時機稍縱即逝，及今不圖，後悔無及，希望全國同胞急起直追，督促並贊助領導全國抗戰的政府和領袖迅速在事實上實現孫中

山先生「喚起民衆，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奮鬥」的遺囑。

（十一月十七日「救亡日報」）

戰地襍詠

田漢

斜風細雨下郊河，

無數人家歸不得，

×

×

×

×

巨彈穿雲鐵塔斜，

疏河抗日同堅苦，

×

×

×

×

涉險登高健絕倫，

江山共待爭興廢，

×

×

×

×

把酒持螯吃戰雲，

一時飲者盡輸君。

雲裏機聲軋軋過。

淚痕應比彈痕多。(註一)

疆場爭奪血如花。

兩月將軍未返家。(註二)

湖南兒女幾軍人。

纖手何勞拂戰塵。(註三)

浦江兩月波濤壯，

×

×

×

×

始信人間有鐵軍。(註四)

一帶紅光燭碧空，

砲聲如吼槍如沸，

×

×

×

×

驅車直過大塢東。

全線今宵又總攻。(註五)

謝家才調信縱橫，

應爲江南添壯氣，

×

×

×

×

慣向槍林策杖行。

湖南新到女兒兵。(註六)

寸土安能委虎狼，

月明露冷啣枚走，

×

×

×

×

拼將血肉作鋼牆。

無限森嚴壓戰場。(註七)

畢竟神州樹戰旗，

將軍馬上盡雄姿。

蘇州河上連天火，

舉世爭傳八八師。(註八)

×

×

×

×

人因抗戰倍相親，

月夜江南走迅輪。

回首十年霜雪裏，

算來猶有歲寒身。(註九)

(註一)由蘇州河乘小船訪閘北戰線。

(註二)與孫元良將軍談閘北戰事，承以遠鏡相假至四行倉庫上層望敵軍陣地，孫將軍有家在上海閘北兩月未歸。

(註三)胡萍女士同行彈片瓦礫間矯捷絕倫。

(註四)偕沫若夏衍兩兄訪華將軍於奉賢軍中，承以肥蟹香酒相餉，並縱談抗戰展望，寫此壯之。時浦東已守兩月。

(註五)二十一日總攻之夜與冰瑩，嶽蘭，胡萍三女士，保羅，長江，先啓三兄訪大場戰線，當時我軍師部今爲敵某旅團司令部矣。

(註六)冰瑩談在羅店前線服務時事極興奮。

(註七)是夜真如一帶援兵絡繹於途，皆啣枚疾走，女友們作歌送之，月下點首微笑而已。

(註八)道源兄在閩北戰火中爲八八師副彭××將軍作肖象予以此題之。

(註九)月夜訪嘉定，車中與夏衍兄談十年來事，感慨系之，是夜車繞青浦，然亦數遇敵機投照明彈，車夫阿根驚投田間，月光下誤落河中，幾滅頂。

「時事類編特刊」第六期

抗戰的意力

許崇清

我們這次對日抗戰，其目的本不止於救亡。我們相信中國，決不會亡，不過在目前她確已臨到了危急存亡的境地，這次抗戰確亦是爲要從這個危急存亡的境地救她出來而發動的，於是也可以說是爲救亡而戰。但我們須知道，我們既已發動了這次抗戰，我們斷斷乎不能止於救亡就算了事。我們把敵人驅逐出境，中國就可以轉危爲安而免於亡。然而僅免於亡。却仍未能盡了我們對於民族對於國家的職責。由抗戰勝利而挽救危亡，這不過是我們所負職責的一階段。由抗戰勝利而奮發復興，這才是我們所應進取的浩浩蕩蕩的大道。我們要克服現實，同時要建立將來。這是當前的問題，也是今後的問題，是一脈相承連綿不絕的與歷史同流的事業。是我們的意力所當貫注到的！

(廿七年一月一日「救亡日報」)

勝利的退却

章乃器

江灣閘北，在中華民國的地圖上，真不過是小小的一點。敵人用這樣的代價，來換取這小小一點，恐怕等到搶奪得我們各省的土地的時候，他們自己已經要筋疲力竭的歸於滅亡了！這就是消耗戰的意義，這就是我們可以取得最後勝利的把握。

在消耗戰的意義之下，我們不必在某一條戰線上硬拚，而只須抗戰到底。倘使死守某一條戰線的犧牲太大，在消耗戰的意義之下變成得不償失的時候，我們便應該毅然決然的放棄牠，這就是所謂戰畧的退却。只要在退却以前已經達到消耗敵人力量的任務，這就已經是一個勝利。

為爭取最後的勝利，我們所需要的只是抗戰到底；全國人民所要求的，也只是抗戰到底；國際上所關懷的，也只有抗戰到底；而現在政府的政策，也就是抗

戰到底。

所以，我們不必過分注意上海附近戰線的變遷，而只須牢牢的記着「抗戰到底！」我們還得明白，在消耗戰的意義之下，這是一個勝利的退却。

十月二十八「救亡日報」

婦女在抗戰中的任務

史良

日本帝國主義以空前的暴力，侵畧中國。侵畧的手段，凡是人所想得到的，都無所不用其極；侵畧的目的，更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這大規模的進攻中，佔全國人口半數的婦女，一樣的是敵人傷害蹂躪殺滅的目標，萬一不幸因中國抵抗力的脆弱，亡了國，後死的婦女，一樣的不能做人。所以在全民族的抗敵行動過程中，婦女是不能例外，不容例外的。

我們知道自八一三揭開全面抗戰後，全中國醒覺的婦女，早已一致在參加抗敵工作。在後方的固多，在前方的也不少。今日全國抗日的婦女團體，已風起雲湧，較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民十五北伐諸時代，增加了不少；今日全國直接間接從事抗戰運動後援的婦女至少當在百萬以上。婦女對於國家，不能說沒有供獻。可是這民族存亡，關鍵所繫的爭鬥，必須整個婦女參加的。今日之事，不怕

犧牲，未必就會犧牲；怕犧牲，必然犧牲，婦女欲享不犧牲的權利，必須有犧牲的決心。因此我們必須動員全國婦女，與男子配合，從事這神聖的抗戰工作，動員後的婦女的任務，可以分作最簡單的兩種：

(一)有智識並且對政治有認識的婦女，她的工作，應該做動員組織和訓練的工作，使全國婦女，在她們督促鼓勵下，活動起來。

(二)一般婦女，除了更努力的做她原來的工作外，應該一致參加抗敵直接有關的工作。

有關抗戰的工作，又可分為兩大類：第一，屬於前方的，如救護傷兵，救護難民，防空，防毒，交通，運輸，情報，間諜，慰勞，鼓勵等等。第二，屬於後方的，如管理生產，維持治安，教育，訓練，徵集，輸送等等。最重要的一點，抗戰婦女，應當有組織，有系統，而在共同的目標之下，整齊步調，遵照抗敵工作綱領，同前進行。我們知道一種廣泛的大規模的爭鬥工作，沒有紀律，沒有組

織是不會成功的。

此外，婦女在抗戰期中，除了參加整個民族解放戰爭外，同時須注意婦女本身的運動，即踏上人的水準的運動，才配稱一個健全的國民，才能完成抗戰的任務。

我空軍轟炸敵艦目擊記

鄭振鐸

上午，我在法租界的西區辦公，聽見陸陸續續的炮彈炸聲。

「這是高射炮」——一位同事說。

另一位同事剛從外面走進，歡容滿面的說：

「我空軍出動了！」

立刻，全辦公室裏的人都交流着喜意。

炮聲炸彈聲不斷的響着，如夏雷似的般般隆隆。

天色陰灰，浮雲一塊塊的在天空疾馳而過，風力至勁。

午飯時，流傳着種種的使我們興奮的話。

「敵人已退到蘇洲河南面來了。」

「敵人的軍艦已被我空軍炸沉一艘了！」

但後來知道，敵人的出雲艦，被我空軍投彈，彈所及處，與那艦身相差不及百餘碼。

高射砲聲迫切地響着。

我空軍正在發揮他們的威力！

下午，三時三十分左右，我在靜安寺上了公共汽車，預備由南京路外灘轉到大陸商場。

車過成都路，便已看見東邊的天空，迫切的響着高射砲的炸聲。砲烟一團團地在空中滾着。

我空軍有三架在砲烟的上面飛過。

空中有機關槍的聲音。

一架敵人的水上轟炸機，明顯地可見到牠的兩翼滿掛着轟炸彈，在空中孤零零地飛着。

牠總在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中區盤旋着，飛得很低。

車到了愛多亞路外灘，不能再前去了。

我沿着外灘，向東走去。

滿路的人頭，都仰向天空。

高射炮聲迫切地彼此呼應着。

黃浦江面的天空，炮烟一團團地滾着，看她一團團地從江面敵艦上及領事館的屋頂上升起。

「我空軍來了！」

眼見着我空軍四架在炮烟上面飛了過去，向東而去，向敵人的根據地而去。羣衆在拍掌。

浮橋上，江邊，高廈的簷下，都站滿了人，頭都仰向天空。

說時遲，那時快。掌聲未絕，我空軍已同時投下了四顆轟炸彈，直向江面上

的敵艦投下。

像是小兒玩的紙箭似的，由空中投下，看牠們很小很小的幾個黑點，立刻便大了，立頃便落在江面上。整個地面都被震動。

高射炮迫切地在響着。

我空軍已向東去。

但再一看，江邊的浮橋已折斷，站在上面的人都已不知那裏去了。

羣衆潮湧似地由江邊向西，進福州路、漢口路、九江路而逃。

空的腳踏車棄了一地，——還有縛了箱子在車後的。

我緩緩地向西走，還想向西北轉入南京路，但已走不過去，北面的人也

潮湧似地向南逃。

回望着黃浦灘邊，已寂寂的沒有什麼人。

高射炮還在不斷地迫切的響着。

天空上，敵人的水上轟炸機還在低空盤旋着。

黃包車上，已有血淋淋的人躺着向西拖去——經過的不止一輛。

從福州路向南向西，沿公館馬路走着，一部紅色的救火車飛馳而過。

但是我相信，無辜者的血，必不白流的！

「我空軍出動了！」

二十六年八月十四夜

(×月×日「早報」)

大戰東林寺

蘭娃

排長胡玉政開到東林寺

排長胡玉政揸着他的槍，帶好了手榴彈，領着他的一排弟兄，隨着連長開到東林寺去担任守備職務。那正是九月二十六的夜裏。天上沒有月亮，四野也沒有人聲，黑越越地，他們就摸索着走，夜風帶着潮濕的寒氣，吹在他們每個人的臉上，但是他們沒有覺得，因為他們的心思完全注意在長官命令他們去守備的東林寺去了。

東林寺本是一個廟宇，地勢很高，是我們全陣的凸出地方，那兒可以觀察敵人的陣容，也可以射擊敵人的要點，所以敵人也要爭奪這個地方。東林寺不但是地勢好，而且風景也很美麗。好像水滸傳上所說的「寨子」一樣，三面都是小河圍繞着，只有前面是一片稻田，微風時時把清香的氣息吹送到人們的當前，使得在

這裏的人們都覺到有一種特別的清爽。

胡排長到了那兒的時候，天也快要亮了，他們也沒有吃飯，好在一頓把飯對於他們也算不了什麼，就是幾天不吃，也滿不在乎。

寺內空地，沒有人，也沒有東西，剩下的只有一些稻草，胡排長奉到連長的命令把衛兵，哨兵統統都佈置好，然後才把稻草舖在地上，把槍彈當作枕頭，隨便地躺着休息，他是睜開眼睛等待着天光。

東洋兵有什麼可怕呀？

天已經亮了，太陽從遠處的雲裏射出光芒，原野顯得格外幽靜。忽然槍聲響了，劈劈劈，劈劈劈地響了，紅色的火花在蔚藍的天空中直向東林寺射。有一隊東洋兵在密集機槍掩護之下開過來了，他們在搜索，他們在找要點；他們的眼睛，像老鼠一樣四面偷看。

很快地，連長下着命令：

「對準開槍！我未說放，就不要打！」

大家都握着槍，散開了，靜靜地等着，東洋兵好像勝利了一樣，越來越近，連長說了一聲「放射！」第一顆子彈已經嘶地一聲飛出去了，接連就是碌碌碌的聲音。

「退了，退了！」胡排長很神氣地叫了。

「哈哈！東洋兵真經不得打。」上等兵劉益山帶着非常驕傲的口氣，恥笑着那一隊聽着槍就向後轉的東洋兵。胡排長也帶着譏笑的口氣，他說：「皇軍就是這樣，哈哈！」

「不要這樣，東洋兵的鬼計還在後頭。」連長這樣說：「現在休息一下，急速準備。」

「東洋兵有什麼可怕呀？一點膽子也沒有！」上等兵劉益山又說一句：「咱們吼一聲，他也要跑退八里路。」說着，他嘩地一聲，把他的槍搭到肩頭上，很

安閑地走出廟門去了。

原來是救兵來了

真的，二十九日的清早，天還沒有十分明亮，大隊的東洋兵又開過來。連長指揮着弟兄們拚命地抵禦，但是來勢太凶，遍田遍野只見密密連連的東洋兵直衝着前進，胡排長看着這樣的情形，急忙回頭一看，他後面躺着的都是帶了傷的弟兄，而且直挺挺橫在地下的都是被槍打得咽了氣的屍體，他想：「難道今天還要敗在東洋兵的手下嗎？」這一下他着急了，然而有哈辦法呢？他只得不惜子彈，密密地射擊。

東洋兵逼得更近了，連長也帶了傷，胡排長這時更感到自己的孤單。然而東林寺這一所美麗的地方，這一個戰爭的重要地，怎能隨便給東洋兵佔去？他一面不停手地放槍，一面叫班長徐愛山回去求救。他想：「去了一個人，就少了一桿硬火，更減少壓迫東洋兵的一個威力」。然而爲了要增加援兵來保守這個重要的

東林寺，胡班長就願意減少一桿硬火。

重機關槍的聲響得像連珠炮一樣，胡排長的心急得快燃燒起來，他想：「這一下完了，再加一排重機關槍，這一個陣地實在無法保守」！但是他的心一橫，拚死地扳着他手上的槍。可是他的槍因為打得太多的緣故，這時打不響了。他再回頭一看，能打仗的弟兄，只有四個人。「好吧」！他帶着憤怒的聲音說：「上好刺刀」！他們很快地上好了刺刀。「噫！怎麼樣？東洋人沒有衝來」？胡排長很奇怪，他想想難道還是做夢嗎？他睜大眼睛看，稻子站在田上裏被太陽晒得閃出金色的光輝，很多東洋兵帶着傷倒下去了。而且在那稻田上面翻騰。他仔細一聽，原來重機關槍的子彈是從他的陣地側面放射出來，他臉上緊扳的神經，一下裏鬆弛下來，好像卸了一個千斤的重担。他笑嘻嘻地對他的四個伙伴說：「！原來是援兵到了」！

這個最大的仇恨

趙營副帶了兩連人，還有一排重機關槍到東林寺來援救胡排長他們。一陣機關槍的掃射，就把「皇軍」的隊伍打退回去，保衛了危急存亡的東林寺。胡排長着他的時候，歡喜得流出了眼淚。趁黃昏的時候，胡排長拿了鐵鑿到廟宇傍邊挖了一個大窖，把這些殉國的英雄埋在土裏。兩連的官兵，都默默地站在窖前向他們致最誠意敬禮。有的在爲烈士們祝福，有的在對他們宣誓，他們說：「弟兄們：你們！安心去吧！這個最大的仇恨，我們是要替你們報復的，我們的祖國——中華民國——是不能讓倭兒老是這樣蹂躪的呵，弟兄們！你們在天堂裏安心吧，這箇大仇，我們要報復的！只要我們有一支槍，一粒彈，一個人，我們都是要和東洋兵相拚到底！……」在衆人宣誓的時候，胡排長的眼淚像豆子一樣，一顆一顆地落在臉上，他的內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才三天的辰光，他的一百幾十個同伴，就犧牲得只剩他們四個人了，要不是這兩連的增援兵到了，今天這個陣地就一定會被東洋兵佔去了，他的心裏。一面在痛惜他舊的同伴，一面又在感謝他

新的朋友。他痛心疾首，愛惜地要再看看他所保衛的東林寺，然而在東林寺此時已被黑暗的帳幕把它包圍了。月亮躲避着，已經很久不出來，此刻能夠瞭解胡排長的心事的，除了他的伙伴和他死去的朋友以外，還有天空中的幾顆繁星。他最大的心願，是要趕盡東洋兵。

東洋兵忙忙地掘戰壕

東洋兵兩次都吃了敗仗，他們自己覺得離了飛機大炮「皇軍」也是不行的啊。這時他們的軍官悲觀起來了，連忙推出他們的輕炮和重炮，對着東林寺轟擊，他想：「佔不到，我就轟滅它！」炮聲像打大雷一樣，炮彈一個個都打中在廟宇的牆頭，東洋兵也跟在大炮彈下面衝起過來。

我們的輕機槍，射得太多，忽然打不響了，東洋兵却凶猛地衝到了牆下。趙營副一點也不着急。他好像看慣了，滿不在乎地說：

「弟兄們，上去，請他們吃手榴彈！」

這時已經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手榴彈猛烈地爆炸了，趙營副好像打野狗似地，自己拿起手榴彈連連向着東洋兵拋擲，一連打了十幾個；中彈的東洋兵有五十幾人倒在地下，一動也動不得。將要衝過來的，反身就逃，遠處的稻田裏，東洋兵又忙忙地在築戰壕。他們要認真地和我們對壘，戰壕築得相當的堅固，炮口就對着東林寺轟擊，天天他們都想衝殺過來，但是總沒有一次遂了他們的心願！每次都被中國兵打退回去。

一把掩埋死難伙伴的鐵鍬

十月二號的早晨，天剛剛亮了，靜靜的蔚藍天空，邊際上現着一條條的金色雲彩。空氣新鮮極了，它使得過餘疲勞的戰士們，都能在沉睡中恢復他們的精神。這是大自然賜給勞苦的好人們的唯一的安慰。可是野獸般的日本兵，他們却正要在這個時候來殘殺。

東林寺對面的炮火又響了；開花彈一碰在牆壁上就要吃人們的血肉，可是那

沉重的，不通人性的開花彈，它就偏要撞到牆壁上來，而且還要往我們弟兄們的身上鑽去。

班長潘玉林他忙忙地扳開機關槍對準東洋兵衝過來的敢死隊掃射。二十幾個東洋兵都吃着子彈像得了軟脚病的一樣，身子一偏就倒在稻田裏面。

東洋兵的敢死隊多得像蠶破了的蜂巢一樣，成羣地踏着稻子擁起過來。班長潘玉林，乘着他們不當心的時候，趕緊衝至廟外對準他們拋擲手榴彈。東洋兵的敢死隊像得了急痧症一樣，一排一排地倒在田裏。

東洋兵的敢死隊衝到廟邊來的時候，已經死得只剩四個人了，這四個人被他們的中尉帶着，還是拚死地往廟內衝來。

廟宇內面，廟宇外面，滿地橫陳着的都是屍骸，我們的戰士的屍骸，我們的戰士還生存着的也只有五個人員。而且胡排長已經受輕傷。

東洋軍的中尉富田義信帶領着他的四個敢死隊員，衝進廟宇來毫無人性地就

踏在屍骸上走。殺人的凶焰，已經把他們的眼睛燃燒起野獸般的光芒。胡排長這時急忙扳動手上的連槽，對着那個東洋軍的中尉打去。可是槍機失了效能，連扳不響。一霎眼中尉富田義信着他的戰刀對準胡排長刺來，像閃電一樣，胡排長的手上抓着一把鐵鍬，那把掩埋他死難伙伴們屍體的鐵鍬，再也沒有那樣快，再也沒有那樣乾脆，嘿地一聲，就把那位「皇軍」中尉送到天堂去了！

班長徐愛山在中尉的身上解下他的戰刀來，毫不留情地砍死了敵人兩個所謂的敢死隊員。這時上等兵劉益山已經身上吃了兩刀，雖然他的鮮血和着他的熱淚沿着他的臉上直流，可是他沒有放鬆他手上的刺刀，是爭活命、是報大仇、是保守祖國的土地、他無情地殺盡了衝進廟來的東洋兵！

我們身上沒有「神」

胡排長，徐愛山和劉益山三個人把敵人殺光了，他們坐在地上緩了一口氣，也顧不得自己的傷痕，先去把稻田內敵人的機關槍和步槍拖過來埋藏着，然後回頭來在幾位「皇軍」的敢死隊身上一搜，中尉的身上，不但有軍用地圖，不但有陣地上的重要文件，而且還有一個特別的東西——一張護身符咒，上畫 尊神像——上面寫着：「保平安。」

「皇軍，」不但有飛機大炮，而且還有神。只可惜那些神，並不能保衛得着殺人魔鬼的活命，我們的胡排長，他既沒有飛機和大炮，身上也沒有帶着神，他只有一顆保衛國土、服從長官的決心，他帶着傷口上的血，殺死了敵人！他忍着痛心的淚，守着他的陣地，奪獲了寶貴的戰利品！

（十月十六日）

觀戰歌

十月廿一夜同盤斗真

陳柱尊

青天四垂月當中。停杯炮聲何玲瓏。開門携手登高去。遠視飛光何熊熊。閃如地裂火山出。忽疑天墜沉長虹。上轟下擊彈四射。深入地獄高天宮。大聲如雷小聲雨。蕭蕭颯颯來腥風。我軍東西猛夾擊。如雲殺氣凌虛空。小醜跳梁全幾載。殺我謂我如枯蓬。九一八又一二八。熱河淪又喜多峯。蘆溝橋後平津失。滬海戰艦來何忽。豈知我軍忍難再。奮起殺敵驚群鷁。七旬何止百戰勝。舉世共歎三軍雄。暴敵積羞竟成怒。隨處濫炸鮮血紅。民不畏死殺益奮。同情於我全球同。或主經濟施制裁。或主抵貨令自窮。九國公約會萬國。共斥侵畧怒填胸。恃人必亡恃己興。但自力戰休息慵。國於天地必有立。貴能知恥身爲公。衝鋒陷陣賴將士。後方更需工商農。學人明教尤重要。鼓吹愛國先厥功。億兆同心共禦侮。匈奴血飲千萬鍾。遙看炮火光萬丈。共祝滅虜早成功。愧我觀戰同壁上。奮筆作歌

心懣懣。

(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救亡日報」)

血戰三日記

· 冰 瑩

——某副師長談抗敵經過——

正在愁着沒有地方寫文章，想打電話向副官處借一張桌子來，忽然電話鈴響了，聽聲音，這是黃參議打來的。

「喂，謝團長，××師的副師長剛從前線歸來，他有許多新消息供給你寫文章，你有功夫來嗎？」

「好的，我立刻來。」

剛洗過頭髮，還沒有乾，但我等不及了，一聽到有前方的消息，比得着什麼寶貝都高興，就三步跨一步走，很快地來到了軍部。

黃參議介紹了我們之後，我有點感到侷促不安，因為自己從沒有當過新聞記者，向一個從不認識的長官詢問前方戰況，究竟要採取什麼樣的談話方式才好

呢？

參謀長望着我笑了一笑，我自己有點不好意思起來，連忙乘機對副師長說：

「請副師長多多告訴我一些前線將士們抗敵的經過給我聽吧！」

「沒有什麼特殊的消息報告，所有在前線作戰的隊伍都是一樣地勇敢的。」

他自謙地說着，聲音像女人似的那樣柔和。

「不要客氣，就立刻動作吧！」

黃參議代我催促，這才開始聽到副師長談他們作戰的經過了。

「我帶了××旅（註：×副師長兼任旅長）由××西門出發到××宅是九一

八的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在朦朧月色中把我軍應守的陣地接收完畢了，在火線上連會着三個旅長，大家談起敵軍那種貪生畏死，狼狽而逃的情形，真令人發笑，這一晚，敵人沒有來攻，我們嚴守陣地，間或有稀疏的炮聲傳來，走出門外一看，只見星火黯淡，村落荒涼，除了我們的隊伍外，聽不到一點人聲，戰場的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旅就駐防在這裏，該旅的旅長姓×是湖南邛州人，但他能說一口很流利的廣東話，我們的電話也像炮聲一般，沒有間斷，有時他太忙了，一接上電話筒就說：「快不要和我講話吧！我正在指揮作戰，忙得很呢！」有時他打過來的電話，我也沒有功夫接……

「第二天早晨，我們剛剛開始吃飯，大炮又來光顧了，空隆幾聲，打得屋上的瓦片亂飛，差一點連我們的飯碗也打破了，」

副師長說到這裏，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他說話的本領真大，不慌不忙，有條有理，而且很能描寫當時的情景，令人一聽如親歷其境似的。

「那時的空氣非常緊張，」他繼續着說「前方不住地來電話告急：『我們的陣地被大炮衝翻了，弟兄死傷的特別多，怎麼辦？』我回答他們：『管他，衝翻了也得死守陣地，死傷得只剩一個人了，也不許後退！怎麼辦？就這樣辦！死完了就算盡了我們衛國守土的最後責任！』」

——不可抵禦的，偉大而壯烈的犧牲精神！

我真想大聲叫喊出來，但爲了怕打斷他的話頭，只好讓心的呼聲來代替。

「這天從早晨七時開始，一直到下午五點，炮聲沒有間斷過一分鐘，受傷了的官兵，絡繹不絕地流着血從旅部的門口經過，他們見了我只親切地叫了一聲：「旅長！」不呻吟，也不表示痛苦，只是低下頭來，慢慢地掙扎着走他的路，因爲大炮攻得太厲害了，連担架兵也無從來救護，因此受了重傷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地就這樣做了壯烈的犧牲。」

「後來實在被大炮迫得太厲害了，死傷的官兵又多，暫時放棄了原來陣地移駐河邊。晚飯後，我軍又增援一營，於是下令奪回陣地，這時敵人僅留少數機關槍在那裏防守，我軍衝過去，他們丟了槍就跑，我們不但佔領了原來陣地，而且獲了許多槍炮和子彈。」

「第三天，敵人大概是精疲力竭了，所以沒有來攻，我們趁着這時趕快把被

敵人破壞了的工事做好，不料第四天，他們又以大炮飛機坦克車來猛攻了，我軍死傷的更多，我惟恐有士兵後退的，於是下令各團長，營長，我們要死守陣地，不能後退一步，如果有退的我就殺你，同樣，我如果向後退，你們就槍斃我！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血戰了三天三夜，終於把敵人趕走了××宅，雖然我方犧牲了不少的官兵，但敵方比我們死傷的更要多。」

「報告副師長！請理髮！」

忽然一個會理髮的勤務兵提了小箱子進來替副師長理髮，我請他一面理髮，一面談話，起初他不肯，勤務兵老站着不動，經我再三要求，他才坐到那張高椅子上去。

「請繼續着說吧！」

我忘記了他已經說了不少的話，茶也沒有喝一口，又在催促他。

「值得我們高興的，是在這次抗戰當中，每個官兵都很勇敢，他們負了傷的

還不肯退下來，有幾位連排長，左手打斷了，右手還在拿着槍指揮作戰，我們都把「死」字忘記了，只知道前面有敵人只知道怎樣去撲滅他們，才算盡了我們對國家民族的責任。」

「這就是鐵軍的精神！拿破倫說字典中無難字，你們是軍隊中無「死」字。」我說着，心裏燃燒着對於這些英勇的將士們以無限的欽佩與景仰。

「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回憶了一下又微笑着說，「有一天××團的團部移動到旅部的位置，團長對他的部下說：「旅部在這裏的時候，附近中了好幾次炮彈，旅部都沒有打壞，一定是旅長的福氣特別好，我們搬到這裏，也沒什麼危險的。」話剛說完，他和團附正看地圖的時候，忽然炮聲隆隆，向這邊射擊，團副說：團長，炮聲越來越厲害了，你快到地下室去暫避一下吧。」他們剛下去，空隆一聲把房子打壞半邊，電話機也就在這時殉難了。」

哈哈，又是一陣笑聲，充滿了整個空間。

最後我們談到了伙伕，副師長連忙搶着說：

「唉！伙伕真偉大！他們挑了飯菜從好幾里路的後方送來，有時被流彈打傷了，有時被炸得粉身碎骨，但他們一點也不害怕，仍然挑了飯菜，冒着雨，冒着炮火送來，我們如果沒有他們送飯，都要餓死了，還說什麼和敵人拚命？」

「對了，他們的生活最辛苦，然而工作最重要，每天他們要等一切人吃飽了自己才有一點殘湯剩飯充飢，我也是第一個同情伙伕的人。」

暫時沉默了二三分鐘，副師長突然提出這一問題來問我：

「×團長，我覺得戰爭實在太殘酷了！人爲萬物之靈，應該愛好和平的，爲什麼要有戰爭？什麼時候才能達到真正和平的目的？」

「人類一天有侵略者存在，戰爭就一天不能免，真正的和平，是要用無數的頭顱和熱血換取得來，我們明知道戰爭的殘酷，但造成戰爭罪惡的是少數狼心狗肺，無公理，蔑人道的軍閥以及帝國主義者，他們是劊子手，是人類的公敵，我

們要消滅他，就免不了戰爭，等到了全世界的強盜都打倒了的那一天，就是人類實現真正和平的日子。」

談的話太多，我似乎有點疲倦了，但副師長究竟不同，他雖然談了一個多鐘頭的話，精神還是那麼好，理髮匠的工作也完成了，勤務兵沖了六杯牛奶來，大家圍在桌子上喝着，緊張了一個多鐘頭的心緒，到這時才輕鬆下來。

一九三七，十，十四黃昏於軍部

（十月二十三日「救亡日報」）

八字橋

曹聚仁

在吳淞鎮擔負守衛的王團長，他對他的部下說：「我現在只有一句話：我退了，你們打死我，你們退了，我打死你們。」結果長官也沒有退，士兵也沒有退，大家都殉他們的責任，犧牲在那邊。這次抗猶從政府到民衆，從將領到士兵，只有一個目標，爲抗戰而生，爲抗戰而死。我們在前線隨處可以讀到壯烈的傳奇，我們應該致敬比關岳更偉大的忠義之神！

八字橋這三個字是用鮮血寫成的，牠永遠刻在我們的記憶上，橋的南邊有一處日本坟山，看那麼几行矮樹，几座石坟，太平淡無奇了。可是敵人的心計真利害，那便是他們的現代化陣地。我們的士兵，一回二回，三回爬近那兒去，靜悄悄地一無人跡，爬到坟山的中段，敵人的橫槍響起來了，小鋼炮也轟過來了，我們的士兵就犧牲在那邊了。我們用大炮轟，用手彈去炸，彷彿整個坟山都是生鐵。

鑄成的一樣，只能毀壞其一部分，不能及其全體。可是就在這個堅固的敵陣中，我們的勇士却寫了一段壯烈的傳奇。

八月十四的晚上，我軍□□師□旅□團某營的第八連，全連準備了武器衝到日本坂山那邊去，在敵人猛烈的炮火下，我們不能再往前進，只得向後退却，這時，一個士兵，他受了重傷倒在石碑的邊上，他暈過去了。許久許久，他醒覺過來，覺得兩隻腿比千斤擔還要重，刺心的痛使他不能轉移一步。四圍沒有一個人，遠遠的雙方槍聲，使他覺知所處是敵人的後方，他想一定很糟了，他猛然一振雙手爬行，爬到圓角的一處墳山邊，把身子隱在樅樹的後面，把槍架在石碑上。他決定在死去以前，還要殺幾個敵人。敵人可沒有發覺他，飢餓與乾渴却使他眼前生花，頭重帶暈，有點不能支持了。他時常昏昏睡去。又時常醒覺過來，他沒見一個敵人，也沒見自己的伴侶，他像飄泊在荒島的水手一樣，攔在那兒。整整三日三夜的飢渴，使他把一切希望都割斷，他僅僅有一希望，他想在死去以前再

打幾個敵人。

八月十七的早晨微明時分，敵又來向我陣地佯攻了，前進的號聲驚醒了他，早晨的微露使他在酷渴中復蘇；他看見敵人在那兒爬動，他鼓勇發槍，一下子就打死了一個敵兵；再一下子又打死了一個敵兵。他笑了，他滿意了；這時，我軍第二連的士兵衝鋒前進，到坎山去搜索殘餘的敵人，發見了他，連人帶槍都救回來，他勝利了。

他是第八連一等兵，名周漢陳，他是我們的勇士！

（大晚報）

詩詞

微聞二首

沈尹默

屢敗還屢戰，壯志不可渝。極知大厦傾，要須盡力扶。民力乃國力，愈用愈有餘。任兵未任民，未足爲全圖。生聚與教訓，萬衆爲一軀。衆志所成城，金湯曾不如。寇深共淬厲，艱危邁長途。有志終必勝，小挫何須虞？微聞主和論，出自士大夫。坐壞此金湯，誰歟甘爲奴？戰難和豈易？事豫乃無患。敵志在亡我，雖和豈能全？道理至明白，事例更昭然。國基待重奠，舉措慎當前。忠信足涉險，把茲破浪船。有力毋惜力，有錢毋惜錢。坐言終何補？起行賴貞堅。向來扶醉人，未有不傾顛。醒矣頑與懦，大難共仔肩。

廿六年十一月一日

(十一月六日「救亡日報」)

十月十六日聞礮聲不能成寐

沈鈞儒

夜靜炮聲密，聲聲打入心；

國魂隨震盪，民意許追尋？

九國盟猶在，三邊寇日深；

書生願効死，撫枕動沉吟。

〔抵抗〕第二十二號

廿二日夜歸

沈鈞儒

微軀不自恕，歷碌勉能支。

瓦礫連村路，輪蹄落照時。

夜行軍事急，野曠彈聲嘶。

且撲衣塵坐，將情語愛兒。

〔抵抗〕第二十三號

八一三倭寇淞滬後雜詩三

張一麀

無翼隼雲且御風，旂飄十字貫中紅。弦高縱乏牛韋犒，一片丹心表阿蒙。（與李印翁等同往前線，爲十字會勞軍。）

甯使寶山成焦土，田橫五百盡橫尸。同胞同日同時死，取義成仁百世師。（守寶山之姚子香全部俱殉，外人稱其壯烈。）

月到中秋色已寒，庭陳餅餌與誰看？嫦娥夜夜傷離別，縫紉千人淚不乾！（敵機屍畔之衣，有所謂千人縫者與其護身佛，同爲我戰利品矣。）

十一月七日八日「救亡日報」

卜算子 傷兵難民

葉聖陶

「莫致慰勞辭，誰耐閒消遣！快與咱家去彈丸，心急回前線。」「留臂創難治，去臂魂先斷。豈似新豐折臂翁，獨臂爭重戰？」

齊視死和生，那問恩和怨。蕩折傷夷任慘悽，猶頌今回戰。緊緊咬牙根，炯炯雙眼，身分無分共一舟——民質從今變。

（十月五日「救亡日報」）

慨過金陵

長江

鎮江登岸，想在南京看看再走漢口。鎮江朋友們滿腹憂鬱地談論着時事問題，對於上海前線的撤退，得到不安與恐怖的印象。他們單純地看到各方面的軍隊一批一批的上去，傷兵們一車一車的下來，十四日那天客車已不能再通蘇州，只能在常州止步。前方和接近前方的後方，見不到軍隊以外的政治動員工作，軍事的真象民衆不能知道，而官方消息又是那樣一貫的沒有變更，這樣大家不但相信報紙，而且總想像有多少可怕現象。這種浮動的心理，最容易讓謠言產生和傳播，謠言的內容通常是超過多少事實的實際程度。

抗戰已經三月以上，我很想此時來看看抗戰中樞首腦部的氣象，我想像中一定是嚴肅熱烈與緊張，因為這裏是全國抗戰機構的發電所，這裏應該是充盈着熱力，讓在城外經過敵人們也要感到——這是一所神聖莊嚴壯氣橫溢的城堡。因為

現在南京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存亡之所繫，我們這一代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和子子孫孫是否作奴隸牛馬，都要靠南京的領導來決定。

在時間限度之內，儘可能在南京看些前輩和朋友，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不少人爲「蘇州失守」的傳說所迷惑，對於東戰場的移動，除歎息怨惜於我艱難萬狀的抗戰軍隊外，只有搖首悲觀了無活氣。

在南京官場裏尤其不應該有這種失敗恐懼的感覺，政府人員應該比一般民衆更了解這次戰爭的形勢和牠的性質，初期失敗是不能免，亦不足奇的，如果政府官吏還妄想中日東戰場的戰爭會在蘇州上海間解決，而對於南京存着永久安樂窩的幻想，那就是不懂得中日戰爭的性質，不配作抗戰政府的組成員，免得因爲自己的無知與慌張，影響了我們最高統帥的安定和動搖了社會的人心。

緊接着來的事實，是南京各重要機關地向內地遷移。「遷都！」的嚴重事實壓在每一個人的心上。「林主席走了！」……遷重慶！……遷長沙！……遷武

漢！」「某部長說：南京在一週以外就成問題！」「限各機關×日內遷出南京！」「東線軍事不好！」……這些或真或假的消息，騷動了南京的官場。彼此見面只問「什麼時候走」和「如何走法」，有的是江輪，有的是浦口搭火車，高等的到蕪湖坐飛機，有私人汽車的，就奔江西跑長沙。

頓時南京的交通工具大忙而特忙起來，汽車租用一空，公家汽車和私人汽車一齊在街上緊張跑着，馬車從鼓樓到下關，漲價到五元，人力車跑得來沒有休息機會，疲勞的身體對於很好的買賣，也搖頭不願接受了。

似乎敵人軍隊明天就要到南京，許多重要官吏先行「輕裝就道」吩咐些下級職員收拾公物，設法運往指定地點。每一個機關倉卒地裝箱和運輸，集南京如許多文武機關，同時動作，於是整個南京盡成了「搬家」世界，車水馬龍的拚命向下關頭和江南車站集中。一般民衆莫名其妙其中究竟，看到這種嚴重現象，聽那些加甚其詞的謠傳，於是更亟亟不可終日，也不自主的逃奔，車票船票早已買不到，於是

擠到車站碼頭再說，集結下關的逃難官民，爲了等搶登太古公司長沙輪，冒着大雨預先乘無頂鐵駁到江中專候終日者不下一千餘人！實際蘇常一帶難民已在鎮江將少數交通船舶擠滿，過京能容旅客，已經有限。岸上候船者不計，甚至有江中露立候船至次日未能成行者。

我們主張對日抗戰的人們，當然應該預料到有「遷都」的節目，「預料的遷都」不是失敗，正如我們最高統帥對上海撤兵的談話：「不是戰爭的終了，而是戰爭的開始。」戰爭展開在蘇嘉線上，是東戰場第二期戰爭的開始，雙方使用之兵力，戰場面積和作戰方法，都進入新階級，這時把南京「首都」的外衣脫去，使它以森嚴的軍事堡壘資格而出現，這是完全正確的。這一節目的排開，是明白告訴日本軍閥，從蘇嘉路到南京，全是軍事堡壘區，你準備幾十萬人來衝吧，我們憑藉南京四週的堡壘，準可以給日本來一次大會戰，縱然日本打下了南京，也只是我們一個戰場的得失。不是戰爭的終了，而是另一期戰爭的開場，所以遷都是保證

長期抗戰的便利，而不就是失敗。

可嘆的是若干政府官員，不了解遷都的正確意義，不了解最高統帥的決心，而認為是「逃亡」，喪失了寧靜，喪失了理智，弄成動搖人心，遺笑外人的現象。

下關各碼頭堆着千萬萬的箱籠，沒有秩序，沒有區分，沒有適當的管理，這一部，那一署，通通擠在江岸上。公物固然有些，而其中最大部份，都是官吏私人的家具和行李，成包的箱櫃不用說大小悉搬，似乎還顧慮內地物質缺乏，銅床沙發亦在急運之例，許多人同聲太息的是，各碼頭都有不少的桌椅澡盆梳妝台，天上不斷的下雨，如山的什物都在露浴之中，保護得最好的是私人行李，而公物則聽牠們自己的造化。

所謂正確的遷都，是將領導抗戰的中央政府向後方遷移。應遷的內容，主要的應該是：（一）物質。與技術職工有支持全國性的物質儲藏，及重要的製造機器。及技術員工，此類物品應在政府決心遷移之時，先期秘密的運出南京，不動聲

色。(二)圖冊。行政機關特別是財政經濟外交機關工作上必須之圖書典冊，當順次從容運出，(三)第三步始在有秩序有計劃的交通布置中，將各機關人員分批運往指定地方。

因為我們今天抗戰最缺乏的條件是物質，許多重要軍用品和製造軍用品機器，都是來自外國，海路被封鎖後，補充更爲艱難。我們英勇的將士，必須憑藉相當物質基礎，始能打勝敵人，完全信賴血肉以求勝利，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那怕是一顆針，一個彈殼，都是我們爭取抗戰勝利最重要的工具我們要好好保持，把牠轉變爲殲滅敵人的力量。我們現在只有抗戰是高於一切，勝利高於一切。唯有抗戰始能免於作日本軍閥的奴隸牛馬，而又唯有抗戰到達勝利之後始能保持我們的自由與康樂。因此對於抗戰有關的物質，我們應該看成自己的生命的一部份。假若抗戰失敗了，我們的沙發銅床搬到拉薩也安穩不了！

偌大一個遷都，大事，就是交通工具的管理上，也該有點秩序，有點辦法，

以供國民的範示。某天走某機關，大致有多少人多少物件，應該分配多少噸數的船，指定他在什麼時間什麼碼頭上船，把所有可用的船隻和可用的碼頭通盤籌劃一下。對於每一個應搬走的機關，事先和他的負責人接洽好，並不要他們事先都亂七八糟的堆到下關來，要到船都預備好了，然後在指定時間到指定地點，很迅速的把人物運到，即刻上船，上好就走。如此既不紛亂，船舶使用也可以經濟。然而今天他們不管有船無船，不管船大船小，首先把東西運到江邊，往往兩三天沒有走了的很多。敵人對於我們遷都的消息，毫無問題的老早知道，設若不是這幾天大雨，敵人很可能來幾次空襲，試問碼頭上集中如許多的東西，如何得了？

船舶管理所把大小輪船扣了大批，商運完全停止，普通人民要走，只有搭外國船，而差船的分配並不能迅速而確定，各機關彼此還相互爭執，又看機關主管力量的大小。命令也不統一。我們搭一隻開漢口的商船，最初說不打差，後來說

下部打差，上半部搭客。許多客人已經上船，又來了四個機關的代表爭船不相下，最後還是維持半部打差的原義。正要上公物行李等，一會又被這個機關趕走到那碼頭，一會又被那個機關趕得不能靠岸，我們逼得在江中無依無靠的停泊了半天。東舢誤，西舢誤，共舢誤了三天才能動身。如果是有效的管理與支配，這隻船動身的時候，應該是在到了漢口而返南京的途中了。

許多人民受了這次遷都的刺激，一部份青年官吏對於這種敗北主義的表現，都引起了絕大的不安。他們懷疑抗戰是否還有前途，他們恐懼中華民族是否還可以復興。這全然是過慮的。這是政府的輿論動員不夠，機械的新聞束縛政策，報紙上只留了些毫無內容的刻板新聞，大家每天都搶着看報，但是誰看了報也不肯相信，南京這樣大的搬家事實，報上一個字不提，以為這樣就瞞過了民衆，免得動搖了人心，這無異偷銅鈴恐怕被人聽見而自己堵塞了耳腔，這種作法只有加強人民的恐慌，強化社會的不安。正當的辦法，此時的新聞政策應當公開儘量討論

遷都問題，而且儘量說明戰局的發展和敵我的形勢，尤其要說明遷都的意義不是敗退，而是安全的策動抗戰的步驟。就是要在輿論上說服人民，並且指導人民以應付新事變的態度和方法，這樣人心自可穩定，後方人心穩定，始可堅定前線的軍心，南京安全的地方，已經如此慌張，那前線數十萬的將士，不知將如何過活。

上述不合理的事實，不足以說明抗戰前途的悲觀，不足以說明最高統帥抗戰決心不夠，更不足以說明中華民族將不會有輝煌的前途，這只是若干官吏表現了腐敗與無能。爲了抗戰，爲了保障我們自己和子子孫孫不作奴隸牛馬，我們要求刷新政治機構，要求輿論有批評政治腐敗部份的自由，我們要後方的政治機構能如前線將士一樣，發出很大的支持抗戰的力量。（全民週刊第一卷第一號）

夥伴，你應該聞到這一陣腥風

王統照

(一)

夥伴，你應該聞到這一陣腥風！

人的肉，人的筋骨，和人的臟腑……？

從稻田裏，葦灘裏！北方平原與山谷，

散布開迷人的芬芳，衝過長空。

你瞧，皎白的秋星點紅了眼睛，

你聽，槍炮瘋狂了做渴血的夢！

這深夜再容不得你假作朦朧，

多輕，多細，一隻蚤也叫出他的冤痛。

不是蕭瑟，不是淒清，吹來這陣腥風，

自然，你聞到傷兵的慘叫，女人哀泣，
但這不會搖動了勇敢者壯氣，
他要聽，要得到，腥風中的言語！

(二)

「吹來，吹來，越過血流的河溝，火窟，
吹來，吹來，我們到處踏平魔鬼的腳迹。
那高峯，夾道，掩沒了樹葉的高音低嘯，
火彈，巨響，——空中的鋼鉄相合伴舞。
夜，她在黑暗的翼下裸出身體，
我們把正義的喊聲到處傳布。
我們也伸出雙手曾被魔鬼的血污。
感謝！那一片黃水的江空，月明，

她的光輝，遠遠的，亮亮的，送我們飛行。

有我們的使命，也有她的光明見證！

我們，快快去將冤憤，激怒，熱情，

播散到城市，鄉邨每個人的心中。

(三)

「四千年故國自有她永恆的生命：

彎曲黃河，肥沃的揚子，多少山河，

多少物產，與過去歷史上的英雄。

在土地上，他們先人曾有過鮮明的印迹，

在風雨中，他們會不停止他們的行程。

由北來，地方與印迹沒逃過我們的眼睛，

現在，勇敢的到處喊出大戰的怒聲！

中國，——這多動人的名字又重新跳躍了，
他們迅速地，鮮明地，衝動世界人的心胸！
不怕魔鬼的播弄，不管辛苦的飛行，
我們爲這兩個字——中國——有我們的使命！
你能憎恨麼，雖然我們是一陣腥風！

(四)

夥伴，你應該聞到這一陣腥風，
你更應該牢記着他分送的语言！
中國——爲這兩個字，從今以後，
你不會迷失了你的路途；你更不會
不認識腥風來處，魔鬼的很毒！
時代的引誘，能讓你我在夢裏

安度？刀光，火影，那一條條的死屍，
爲中國，他們不再怕刀火的威逼；
爲中國，他們永笑的靈魂心安意足！
他們領受腥風的使命，在生與死的
關口，爲中國插下了血紅的旗幟。
夥伴，你聞到腥風，也認明旗上的二字！

十月二日夜半

午後

何家槐

——傷兵病院速寫——

病房裏的每扇窗戶，都毫無遮攔地敞開着，却依舊十分鬱熱。陽光烘炙着每張床舖，照亮了每個角落。汗臭和藥臭混在一起，窒息着整個房間。

大半傷兵都睡熟了，就是不睡熟的，也在假寐着。在深沉的靜寂中，可以聽到營營的蒼蠅聲。

獨有吳榮在低低地唱着他每天唱的逍遙遊：

「逍遙，好耍又好嫖，

心想美香姣，

一走走到日本女學校；

嘿，脚登高跟鞋，

手提銀皮包……」

他的聲音很輕微，却也很淫蕩，咀咒和喝彩，同時爆發了出來。所有的人一下都醒了。睡在靠窗的陳德山，擦了擦朦朧的睡眼就亂七八糟地起口哨來。於是唱京戲的聲音，喊口令的聲音，說笑的聲音，換藥和呻吟的聲音，都亂紛紛的接着而起。

戴平却覺得渾身不快。他的腳筋像給刀切斷似的疼痛，抽搐得非常厲害。靠近屁股的傷口，也燒着熱鐵似的又痛又難受。爲着解悶，他向睡在對面的李超羣，模仿着日本機關槍的聲音：

「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

李超羣也不饒他，馬上放着大嗓子叫道：

「媽得，掃光你鬼子——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那末提神我們日本的步槍吧——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這算希奇嗎？我們中國的步槍才厲害哩——噼噼噼——噼噼噼——噼噼噼——」

這引起了一陣哄然大笑。這時雖則在外邊，在和這裏可以說是近在咫尺的黃浦江邊，正在不斷地轟着大砲，雖則就在病院的屋頂上滿天地飛着敵機，可是喝彩和拍掌的聲音，還是毫無顧忌地震響着。

「鴉片鬼，你把中國毀，

你們是漢奸，

你們是日本的奴才……」

又是吳榮的歌聲，他老是歡喜隨口亂哼。他一向是無憂無慮的。可是今天他也似乎有點心事，歌聲有點兒發啞。沒有唱完歌，他忽然自言自語的說：

「這兩夜我老是想到家裏，做夢也是——開火以前我原已請准了假，可是現在却要打到日本鬼完蛋為止！」

他原是一個雜貨舖裏的小老板，年輕的時候，除了跑街招攬生意以及上茶館

打聽行情以外，就不做一點事情。長期的行軍生活和這次的受傷，使他又想起了那已過去了很久的家庭的温情。

「回家去幹嗎？我們士兵本來不是軍服親，就是皮帶親不是皮帶親，就是帽徽親……我們是弟兄，是朋友，也是同志，大家一塊兒過活，掛念家幹嗎？你想，沒有國還有家嗎？」

說話的是謝嘉平，他和吳榮是隔鄰。他的話打動着吳榮。打動着別的人。他原有些善於說話的聲譽。

飛機不斷地翱翔，砲聲不斷地震響。鬱熱，汗臭，藥臭，也依舊窒塞着每個人的呼吸。每個人都感到醫院生活的單調苦悶，每個人都想再上前線去拼個痛快。

在營營的蒼蠅聲中，大家又昏昏欲睡了。一個綽號，張大砲的在沉悶地誇耀着砲兵：

「我以前登過砲兵學校，隨便那個砲兵都當得了步兵的官長，步兵的官長呢，哼，却還當不了一個極起碼的砲兵！這次要不是砲兵，你們想我們可能打得贏日本嗎？」

「吹什麼？牛張大炮！有本領向日本鬼吹去吧！我們以前的西北軍，那才是！」

李尙發憤憤地喊着，他是除了西北軍以外，就不承認還有別的優良的軍隊。偏見和狹窄的度量，使他變成很容易動怒。除了他的粗嗓子以外，還有人在抱怨着開水不開，還有人在怪醫院不替他天天都照太陽燈。

「照相！照相！」

院長的兒子忽然滿頭是汗大喊着跑了進來，他帶來一架照相機。這衝動着每一個傷兵。他們個個都是精神抖擻地有的坐着，有的側臥着，只有那些因為動彈不得，不能不直直地原樣地躺着的，才在臉上露出惋惜的悵悵的表情。最神氣活

現的還是吳榮，雖則他原不抽烟，可是爲了裝樣子，他的嘴上也啣着一枝香烟。他手裏拿着一份隔天的報紙，還載起一付黑色的眼鏡。他大笑看說道：

「我們要留芳百世！」

「不，你只配遺臭萬年！」

一陣哄笑。幾個看護也興趣很濃厚地穿起傷兵的服裝，戴起防毒面具和一頂重甸甸的鋼盔，站在近窻的地方。

「娘子軍，這沒有什麼好玩，總有一天歸到你們的，徵兵是不分男女的呢。」

「她們會打仗——嘿，仗打她們！」

在病房各處，都竊竊地響着愉快的裂帛似的笑聲。這清脆而且富於溫情的笑聲，激動着和撫慰着每個受創的心靈，使得會做幾句舊詩的謝嘉平，又得意洋洋地吟誦起自己新做的一首感謝護士某小姐來：

「馬革不得裹屍還，

創傷一夢若邯鄲；

要使青燐飛白骨，

何勞巾幗久矚寒！」

但是沒有人欣賞他，他們都在聽着張大炮大談其「勦共」的經歷：

「這些「共×」真厲害，他們爬山直像飛似的。在松潘我們幾乎凍死，餓死，那裏住着一些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苗子……他們生食，却和「共×」打交道……啊，那邊的雪真大啊……「共×」倒蠻好，我們的俘虜，沒有傷的如果願意住在那邊就住在那邊，如果不願意他們就給你兩塊錢，幾斤米，一條豬肉，平平安安的送你回來；帶傷的，竟會送你五塊錢……他們說弟兄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真會說……」

「有理。東洋人可不饒你啦！他們不是割你的鼻子，就是挖你的心肺……「共×」究竟是自己人，聽說現在他們已經改編成第八路軍，擁護我們的蔣委員

長……」

張大炮聽到他一回暗中佩服的謝嘉平的贊許，談得更其起勁了。他描寫着如何任江西好幾個月沒有鹽吃，如何他有次一個人竟輦跑了七個「共×」，他還說「共×」抗日一定是第一號能手。

大炮又陸續地響起來了，沉悶而且笨重，還不時地間雜着機關槍的聲音。大家都屏息地聽着，憂鬱地想起在火線上受難的同志。吳榮又哼起他的老調來，只是聲音已經響亮得多。唱完逍遙遊後他又朗誦着新頒下來的「連坐法」，一面還輕聲地發着牢騷：

「這次養傷費祇領到五塊錢，「一二八」的時候却有……這次慰勞的人也少得奇怪，上次有位小姐答應給我買雙襪子和一雙鞋子，却至今沒有消息……鬼知道是什麼玩意！……」

他以爲沒有人會聽到他的抱怨，但出乎意外的，竟馬上有人厲聲地反駁他

說：

「五塊錢還嫌少嗎？多少難民進飯也沒有喫哩……這次抗戰是爲國爲民，我謝嘉平就是一個錢領不到也不抱怨……」

「說得對，說得對！」

「有理，我們都是爲國爲民，怕什麼犧牲！算什麼利害！」

贊許的聲音，雷似的震響起來。吳榮滿臉羞愧地低下了自己的頭，口吃吃的

辯護着說：

「我不是那樣的意思……我不是那樣的意思……難道我不是一個中國的軍人嗎？……你們看我不是和你們一樣的帶着傷嗎？……」

（「戰時聯合旬刊」第三期）

負傷之前

×師×連×排排長唐漢林

「奉命之日忘其親，臨敵之時忘其身。」——戚繼光

我們從××出發到達××鎮，師長召集幹部訓話，很注意地對我們說的。八月十五日深夜十二點由××登車出發，上面限四十八小時到達××，因為時間短促，行進間且不許停車造飯，使得我們兩日夜的廠車生活，都是拿大餅饅頭來塞滿肚皮，日晒夜露。還有在別處所得不到的，就是從機車上所飛出來的煤灰，使得每個人的面部都似化裝好了的張飛！皎潔的月夜，機車的轟聲，衝破了靜寂的原野，夾道成陰的綠楊，被車風激起了波浪。

車到××，正敵機來襲，我們即下車向兩部散開，同時用高射炮以及高射機關槍向敵機射擊，敵機雖有九隻，亦無法施行其殘酷之轟炸，約十餘分鐘始悻悻飛去，此種遭遇，我們在「二二八」之役已見慣的，故雖敵機來襲，我們還是泰然。

夜又來佔領人間，蔚藍的天空，漸漸地灰起來，由淡而漸深，以至黑到連地面上的物件都不大瞧得清楚。月未升，天已黯，我們已集中出發了。沿着向××去的公路前進，弟兄們都很自然地肅靜，鞋底碰着路面的石子發出很有步調的沙聲，行登隴際，展視前後的行列，在星光下顯出長長的一條黑色的如游行的巨蟒在平坦的大道吞滅了進去。這一條長的行列就是我們共患難死生的戰友，這次能得有機會爲國家効死，不禁心神暢快，大有橫載賦詩之概！可惜我不是詩人！

月升了，每個人深長的陰影伸展在路的另一面，腳的移動，身子的上下，很明顯地隨着隊伍，這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靈魂，是爲求得自己的生存在前進！夜風吹來，已有很重的涼意，槍身上反射出來的寒光，愈使得周圍的景象嚴肅。這時候隆隆的砲聲，和一閃閃的火光，也同時傳映入每個戰士的眼簾，使得更加興奮，熱血更加沸騰，步聲也重而加速。

××舊地重臨的××，「一二八」在這裏流了不少先烈的血，而今碧草如茵，

殘暴的敵人又在這地方來重施淫威，房屋倒坍很多，被炸死的人，屍體縱橫，血肉模糊地躺在殘垣之中，這是日本獸行的遺跡。

八月十九日二十點後，我們又前進了。××方面的火光更也看得清楚，機關槍聲更加來得清脆。月色西沉，星也暈黯，燒坍了的房子，還有很大的火焰，磚燒得像通紅的火炭，冒着火焰踏着紅磚，向困守在××路底的敵人衝過去，炮也協同着向敵人射擊，槍聲之緊密，賽過辭歲的爆竹，我們的坦克車也活動起來，我們的伙伴也在開始作壯烈的犧牲，弟兄們接二連三地倒下，衝上前去的都一層層的倒下，倒下再爬起來向前衝。

家裏民十七年就由鄉下搬到上海，「二八」之役，正住在虬江路，因此遭到空前的浩劫，一把火燒得是「片瓦無存」，逃出來的僅僅幾個人。那時我在××師服務，參與了上海的抗戰，不能回到家裏去看一下，事後曾與母親說過幾次，又搬到××。當我們將××路××路的敵人打退，前進到××路小菜場時，我已

看見自家的大門，趁機回到家裏，母親逃難去了，六十多歲的老母，在兵荒馬亂的現在，單獨逃難，想起來怎不痛斷肝腸？家裏還有一兩個看守東西的人，東西一點也未搬，聽說是日本人不准搬。我這時候還能顧得家嗎？祇好叫他們趕緊的逃走，我也即刻離開了家，帶着弟兄們向××路攻過去。這一天的火燒得頂兇，南風把火勢更加助長起來，烟霧迷漫，弟兄們都燻得涕淚橫流。好比中了毒氣，迫得沒有辦法，祇好從佔到的幾個街頭撤回來。再轉到×××的時候，我的家裏已經衝出了一股股的濃烟。

我們的士氣，誰都承認是旺盛的，戰鬥力誰都是說強大的，但是血肉之軀，怎敵得砲彈的殘殺，所以，可以說我們這次的犧牲有許多的時候是浪費了的。就以我們來說，××路的房子是才燒完了沒有熄火，滿地瓦礫，焦樑，敗牆，敵人憑着以高臨下的姿態，用重機關槍及輕機關槍守住路口，照這樣的陣勢，照說是應該多用炮火破去他的重機關槍，及高的據點，然後再以步兵佔領之，然而我們

祇用步兵，就在光禿禿的柏油馬路上衝過去，你說這豈不是浪費嗎？可是話又說回來啦！中國因為炮火的力量不充足，是不得不如此作壯烈的犧牲，以喪敵人之膽，所以我也在這種原則之下，被敵人炮彈打倒了牆而壓傷，同時還有十幾位弟兄也被壓在牆下。我受傷已經是廿二日上午四點多，經過團長的許可，我由××路禮拜堂下火綫，到綳帶所天已黑了，只見××路××路一帶的火光，炙紅了半邊天。

我除了敘述些關於這次本身臨敵的事情以外，我不會說什麼漂亮的話，不過我也有一點感覺：照民衆這樣的熱心愛國，民族是有希望的，若以殺不盡的漢奸來說，有點使人痛心；這殺不盡使人痛心的漢奸，有人說只要有廣大的嚴密的民衆組織就可以避免，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不把廣大的民衆嚴密的組織起來呢？全國青年會軍人服務團的同志，叫我把作戰的經過寫一些出來，當時我問他說不會寫，——實際上是不會寫——而他說我客氣，並且還說倘若都像我這樣，

我們中華民族英勇抗戰的精神不會使世界人士知道。他這話對我個人，實在言重了，然而對全般說起來，倒是一件很需要的事。

本來拿槍桿的人，突然間來捉筆構思，確實是件不得勁兒的事。可是已經答應了，還能繳白卷嗎？所以我也不計工拙地寫些，好在我本是寫文章的人。

廿六年九月廿二日

閻海文（大鼓）

趙景深

中日戰爭捲風雲，一鳴驚人我空軍，衆多將士都不表，單表一位閻海文，若問他祖貫本是遼甯產，剛直寡笑衆所欽，今年纔只有二十二歲，滿腔的熱血滾沸騰，自從敵人鐵蹄踏破了瀋陽地，接着是東北四省失陷，他只得拋家棄產負笈赴北平，他咬牙切齒要報那家國仇恨，時時刻刻掛在心，眼看着一二八我軍失敗了，感覺到沒有領空，想守領土萬不能，新式戰已從平而變爲立體，要殺敵必須咱們飛將軍。因此上壯士去考航空校，萬人之中榜上奪魁名，從此得遂平生志，一心一意學飛行。夢寐之中還念着長官訓，橫滾轉，加油門，推機頭，速度增，慢慢將方向舵拉到極左，慢慢將升降舵按到極下，再用反動作回覆不暫停，光陰迅速來得快，幾月之內技術精，恰遇到上海大戰日軍進犯，我空軍凌雲作戰顯威能，十七日我軍三架往轟日軍司令部，這其中就有咱們閻將軍，三架飛機騰空起，

直飛到千尺以上入層雲，風馳電掣來得快，早來到北四川路底海軍陸戰大本營，日軍得信驚惶甚，高射炮聲響不停，閻將軍想起了東北山河被蹂躪，想起了自己背井離鄉好淒清，這一回一定要報仇雪恥，接連的炸彈向下扔，四週圍銅牆鐵壁難毀壞，裏面一齊着失像火盆，到這時壯士纔揚眉吐氣，不提防高射炮彈中機身，閻將軍慌忙架起降落傘，誰料到竟落在敵軍營，日本軍中快傳令，上前包圍要生擒。壯士渾身都是胆，忙將手槍手中擎，扳動機鈕連幾響，砰！砰！砰！大發神威打敵兵，敵兵一個一個應聲而倒，最後僅存，一粒子彈，太陽穴上，自擊一鎗，壯士就此把命殞，消息傳到日本去，大阪紛紛上新聞，不單是我國人士齊掉淚，就連那敵人也他來欽，木村毅說起中國已非昔日比，閻將軍壯烈犧牲，一場大戰驚大動地泣鬼神，正氣浩浩垂宇宙，壯士英名振乾坤。

初入延安的印象

李初梨

因爲公路毀壞，有了兩個多月不能通車，我們這一次是第一次由西安出發延安的車子，一共走了五天。車到三原附近，就困陷在泥裏，後來在附近動員了老百姓十幾條牲口，好容易把牠拖出來；因此我們在附近一個莊裏住了兩夜，除了大餅，麵條以外，簡直沒有吃的東西。晚上十幾人睡在一個坑上，擁擠不說了，跳蚤的騷擾，使人簡直不能入睡。又因我們的行李，在另一部車上，晚上沒有蓋的，身上的衣服，已經爲雨打濕，晚上的冷凍，更難忍受。

陝北的地形，非常奇怪：一看好像是廣漠的平原一樣，但是一下子又陷成幾十丈的深谷，我們的車大概都沿着這樣的深谷走，有時兩面都是危崖，中間只有一線道路可通，令人心驚肉跳。

車上有武裝同志護送我們，都是十七八的小孩子，我們問了他們些二萬五千

里長征的經過，他們得意地爭道他們個人的戰績，他們自信是無敵的不可戰勝的戰士。有一個小武裝同志拿他身上佩的手榴彈來捶胡桃給我們吃，使我們捏了一把汗，從三原到延安，沿路都駐有軍隊，有堆棧，有辦事處。

車到延安城，已是晚上了，我們只看見山上有無數的電筒照着我們的車子，看見了半閉的城門；看見了守門士兵簡單的盤問，於是我們進城了。我們被帶到招待所，這裡是曾經招待中央考察團的地方，室內除了一個大坑，一張桌子，幾支木橙以外，什麼都沒有了。

第二天下午，毛澤東，洛甫，張國燾及其他負責人招待我們吃飯，酒席是非常豐富的。在這裡見着許多從報紙上看起來好像是三頭六臂的人，然而實際上都很年青，很和藹，很會說笑話。晚上見着仿吾，完全像一個火伏的樣子。

第二天仿吾——他是陝北公學的校長——請我們吃飯，並向學生演講。陝北公學是才開辦的，學生已有三百多人，還在陸陸續續地來。校址本來是一個營房

，地方很寬大，可惜房子太少了。教室裏沒有台子，學生每人隨帶一個橙子，下了課又帶回寢室，或帶到僻靜處去自修。

出了陝北公學，仿吾又帶我們去登清涼山，山與城隔河相對，山上還有東北軍留下的防禦工事，交通壕，一直綿延數十里，形勢非常險要，據說×軍也花了兩月功夫才攻下的。從清涼山頂上瞰延安，覺得風景非常美麗，山上有許多廟宇，亭樓，建築都非常精緻。還有一個萬佛洞，裏面有一萬以上的小佛像，通通都是石刻，可惜都風化了，看不清楚，還有幾個大的佛像，現在還完整，姿態的優美，表情的生動，線條的有力，都不亞於雲崗石佛，可不知道是什麼時代的作品了，我想大概是唐宋時候的；還有許多碑，都刻在很高的石壁上，我們無心去觀賞了。

第三天，×校有兩班畢業，請我們去參加畢業典禮，×校離城有十餘里，即原來的天主堂，是延安最漂亮的建築，現在有一千黨員在那裏受訓，完全是軍隊

的組織，那種緊張，嚴肅，堅強，活潑，有組織的精神，表現了與陝北公學，抗大不同的特殊作風。我們到校的時候，正當全員在操場集合，一聲喇叭，只一兩分鐘的光景，一千人左右的大隊，即已整齊地排成隊伍，由大隊長召集中小隊以上的幹部集合。指定了會場的坐位以後，即靜肅地走入會場。當洛甫及我們來賓入場的時候，全場即湧起了雄壯的歌聲，一直繼續到正式開會為止。當日我被推爲主席團之一，這當然對於我是無上的光榮；這樣的集會，我有生以來，不曾經驗過。

會完結了，我們還不願離開此地，又在那里參加他們的晚會。節目中最難得的是苗，夷，蒙古，回，各民族的唱歌，這裏差不多國內各民族的人都有，他們都很年青，很英俊，很會說漢話。常晚還有許多老百姓，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從很遠的地方跑來，參加這一個盛會。

這幾天，前方的捷報，不斷地傳來，各方面的賀電，亦如雪片紛至；但此間還沒

有驕傲的表示，希望全國各友軍都能加以改造，使得官兵合一——軍民合一，以提高各軍的戰鬥力。

此間的生活，一句話說完，就是朴質，愉快，緊張，親愛幾個字。現在讀書，學習，無論上下，就是勤務員火伙，都非常起勁，簡直成了一種風氣。

(十一月二十一自延安寄)

(十一月九日「救亡日報」)

延安的公審法庭

孫陵

在延安城外，渡過一條寬暢的流溪，於是一片低矮的彫蔽的土屋，佔據了很大的面積，在清涼山的脚下很齊整地一排排地出現了。在過去這地方曾經做過兵營，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校舍，四週的圍牆，已經坍塌了，在每處坍塌的地方，都還殘留着風雨吹襲的餘跡。大門兩邊，有一對拙劣石工彫鑿的石獅，石獅外邊，還豎立着兩支老朽的旗桿，看來這裏從前曾經是一所廟宇，它是甚麼廟已經不可知了。——也有人說是聖廟——門上邊有一方直額，刻着「兵工建設」四個字，而門旁却貼了一張十分惹人注目的紙，那上邊寫着：

「陝北公學報名處」

我從牆垣坍塌的地方走進校內空場上，晚秋的陽光正輝煌地照射着校內所有的一切。我因為特來訪問成仿吾先生，便一直從兩排房子的中間走進去；而這時

全校的學生們却正每人持着一條木桿到禮堂集合。

禮堂站在全校中心的地方，只有這所房子比較高大，寬暢，在鋪蓋着深灰色瓦片走廊的下面，支持這幾支柱樑。看來這便是過去那所廟宇的正殿。殿內牆壁上，還刻着當年供獻祭地的碑石。而現在代替了這許多碑石的最爲惹人注目的東西，却是那些用有光紙白紙或者信箋上寫着的學生們的作品。配合紅色的線條和紅紙剪成的字體和星花。

這時集合到禮堂來的學生更多了。每人的臉上都呈顯着一種緊張興奮的情緒。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有人說道。

「當然的……」另外的人們接着說。「這是紅軍十年來的第一樁桃色公案。」「不許說話了，」說着，前邊走來了一個人，大聲招呼着，「現在就宣佈開會了。」

我從人叢間穿過，走向校長室那邊去。忽然一個人從後邊捉住了我的一隻手

掌說：「仿吾校長來的嗎？」說話的人是我同道從雲陽跑路來的一個學生。他不等我說話就又說道：「校長恐怕就要參加開會了。」

我正要知道這是開的甚麼會，當時他就告訴我說是一個「抗大」的學生，因為戀愛，用手槍殺死了一個陝北公學的女生。有人主張這兇手應該槍斃，也有人提議不必槍斃，所以現在開會徵取大家的意見。

晚間。在招待所的昏暗的燈光下，同伴杜將這事告訴我了。

「兇犯是一個紅軍幹部黃克功，」他說。「也是一個老資格的共產黨員。現在抗大當隊長，他曾有過十年鬥爭的歷史。他愛上了一個女人，名字叫劉西的，——一個陝北公學的學生。後來這女人又不愛他了，於是他使用手槍將女的打死。……事後他又希圖消滅證據，於是別人便將他檢舉了。」

說完，杜又輕輕地歎息了一聲。

「就是這樣，你看」杜舉起了他那頭蓬蓬的長髮，燈光在他鑲銀邊的鏡片上

面閃動着，向我說道：「應該槍斃不？」

第二天，我和杜在慶祝北上會師的民衆大會上，又逢到昨天和我談話的那個學生了。他告訴我，說黃克功鎗殺劉西的這一幕悲劇明天將在陝北公學公開審判，叫我早一些過河去旁聽。

我旁聽公審去的時間還很早，禮堂裏又擠滿了人了。這時，校長成仿吾正在報告。

「關於黃克功槍殺劉西的一件案子，我們前天曾經開會討論過。……但是結果呢。……」

他以一種探詢的目光，來察看了一遍每人面上的神情。看來他已經是將近五十歲的人，穿一套破舊的軍服，戴一頂青色的紅星帽，顏色已經退落，看去也是兩年以前的作品了。但他具有一種青春的，飽滿的，在延安這地方從其他同志的面孔上也時常可以見到種堅定的絲毫不可動搖的精神。他用一種簡單的言辭和清

爽的聲音接着說道：

結果並不圓滿，這原因是由於許多同學未能認識這件事情的本身，有人將它估價過大，說它有政治的漢奸的背景，也有人看得過於隨便，主張將兇犯送到前線去戴罪圖功，就可完事，其實呢，這全是錯誤的觀念，因為這事的本身只是一個戀愛問題，我們便把它看成戀愛來討論好了。

「因為前天未能結果，所以今天我們採取表決的形式，以徵收多數人的意見，然我們便將這意見供獻給今天午後的公審法庭。至於其餘數人的意見呢，我們也不放棄——不怕僅只是一個人的意見——在公審法庭上，仍然保留他發言的權利，只有這樣，才能發揚民主的精神。」

校長報告完畢之後，激烈的爭論遂即開始了，爭論的據點仍然只是兩個，一是主張槍斃，一是主張保留兇手的生命，戴罪圖功，因為他有過十年鬥爭的歷史。

午後一點。

在公審法庭——陝北公學的空場上，擠滿了學生，機關職員，和其他旁聽的人們。

西風吹拂着地上的沙粒，在校外的空場的四週，站立着幾名臂上纏着紅布的巡查。

公審程序宣讀到兇犯黃克功到庭的時候，全場的空氣俄然緊張了起來。幾千人的目光，全集中在兇犯候審室走向法庭的那條路上去。羣衆全都屏息了聲音，等待着犯入到庭。

幾分鐘後，六名守兵帶着犯人從那條道上走來了。兇犯是一個很年青的傢伙；矮個，灰臉，有一雙深摯的眼睛。穿一套青色舊軍服，頭髮披散着，跟隨守兵到審判長的面前被告地位坐下來。

首先，由檢查官宣佈了兇犯犯罪的事實，向審判長提起公訴。要求將兇犯執

行槍斃，審判長是雷經天。首先向犯人問道：「黃克功是你嗎？」

這時所有的幾千人的目光，全落到了黃克功的身上來，等待著他的回答。他並不畏懼，聲音也不顫抖，他用了一種頗為爽直的聲音說：「是我。」「多大年紀？」「二十六歲。」

幾千人的心，全隨着他的聲音起了一陣輕微的震動。像似都在驚異和惋惜的說：他是這樣年青啊！

「你作過甚麼事

」我從十六歲加入了紅軍，已經十年了。曾經當過團長，抗大隊長……」

「那麼……」審判長繼續問道：「蘇維埃的法律你懂麼？……爲甚麼你將劉西槍殺？你知道她也是共產黨員嗎？你殺死了自己的同志，……你有什麼好說！」

「審判長，」黃克功的臉色蒼白着，向審判長那邊轉了一個身，臉上起了一層

痛楚的樣子然而他却故意放大了聲音，去仰制他那胆怯的抖動，說：「我一時糊塗，將事作錯了。但是，她，……：她不應當騙我。她口頭答應了和我訂婚，她又不承認，……：我一時心急，便將她打死了。……：打死在清涼山下河邊石旁的黃昏裏……」

審判長却用了一種十分嚴厲的口氣說：「現在檢查官提起公訴，要求將你執行槍斃，你服不服？」

「當然的，」他的臉色更蒼白了。「我承認我的罪過，槍斃我也甘心。但是自從我十六歲加入了紅軍，現在已有十年光榮的鬥爭歷史了，我曾經帶領一團人，打勝了××的一旅人，也曾帶領一營人，打勝××的兩營人。現在爭取民族解放的抗日戰爭已經爆發了，若果審判長能夠允許我的請求，我希望將我的血流到抗日的前綫場上面去。……」

旁聽的人們，許多人被他這動聽的言詞打動了，也有人流下淚來的。但是在

參加的機關公審代表的談話中，竟沒有一個主張可以容許他的要求的，年前陝北公學開會時主張留他將功折罪的那個人，這時也沈默了。

審判長退庭，考慮宣判。

五分鐘後，判決書拿來了，依法執行槍斃。

『共產黨萬歲！』黃克功想要喊一聲口號，但還不曾說完，就被守兵拖走了，幾分鐘後，很清晰的兩下槍聲，從外面傳送了來。

這時，洛甫同志正在代表黨中央發表談話。

『……在過去，他是我們紅軍的幹部，他是忠實的共產黨員，但是現在他已經不是了，……他犯了蘇維埃的戀愛自由法則，他破壞了紅軍的鐵的紀律。他用槍殺死的是自己的同志。若果他殺死的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是漢奸賣國賊，是托洛斯基派，我們能槍斃他嗎？不，絕對不能，我們要擁護他的。……現在他犯罪的結果，是間接着幫助了敵人；雖然他有過十年光榮的歷史，但是他是犯了不可

宥恕的過錯。所以我們要槍斃他。……現在被槍斃的黃克功，已不是從前的黃克功了。……」

一天最後的一線陽光從山峯消逝了下去，城廂已充滿着黃昏的烟幕了。

進城時候，我經過了黃沙灘上劉西被殺的石旁。